

粉

骨

骨

—
白
羽
著
—

武俠
小說

粉
骷
髏

(即青林七俠卷三)

天津正大書局印行

粉 骷 髏 卷 三

第十一章

衆怒難干 聯莊會打鬼
長途遇阻 考古團闖山

此時考古團餘衆，已然看出情形。幾個司機，早將汽缸拉燃。田音司魯明夷，和那外國退職武官，用望遠鏡看了一回，急急將武器取出。司機馬二眼望東面，忽然用英語大叫：「快跑，不要還槍。」馬二自應徵以來，始終沒說過洋話的；此刻忽然急出洋話來，各西籍團員，急忙問他，馬二說：「了不得，山野農民最有團體，最不好惹，咱們大家應該趕緊走避」。田音司忙問：「爲甚麼」？馬二解說了幾句；探路的四個人，中有負傷的跑不快，看看被鄉團追著，田音司大爲焦灼。便要領團員馳救，退職武官森德慌忙說：「我們應該推舉臨時司令，分担工作，這必須武力解決」。

急忙裏，即舉田音司爲護路司令，退職官爲前鋒總指揮，分派團員司機，預備奪路

救人。幾個華人也心慌意亂，不能攔阻。於是六輛爬虎摩托車，突突突的響起來，各人俱都上車；就要一半拒敵，一半覓路退走。田晉司忽一眼瞥見，那個在北京招考的青年司機，跳下車來，反倒跑上土岡，巍然站住不動。考古團大眾不由驚叫。那青年司機忽然探出頭來，向對面一望，旋將手一揚，嗤的一聲響，又一揚又一響，一連舉手五次，對面便有三個人倒地。當此時探路的四個人，相扶挽著，涉水奔回，背後許多團丁繞旱路如潮起來。

村林那邊的鄉團，已燃放大抬桿，衝水灘連發數彈，要斜阻他們退路。四個人正在借逃，約翰落後，趙通事王司機挽架慢斯，奮力跋涉水灘。一彈打來，危急萬狀，好容易爬到陸地，十來個快腿壯勇的團丁，已橫起來截住他們。趙通事王司機，只得丟下慢斯，要往前闖。忽然噯喲一聲，最前行的一個團丁，一恍兩恍歪身倒地，旁邊三五個團丁，愕然止步，一個跑來相挽，忽然也叫了一聲倒地；緊跟又撲倒一個，餘衆一齊止步，急忙四尋。趙通事一行趁這機會，奔過土岡，脚下齊一軟，眼暈氣喘。司機王二順土

岡滾下去，約翰已走不動，頭部滴血。愷斯傷重坐地，趙通事大呼：「快來人。」考古團慌忙下來八九人，將大衆攙上汽車。

趙通事忽忽將摘爪汲井肇禍的原由說了幾句，田音司最有胆。他本是歐西浪人出身，他說：「不要慌。」退職武官道：「開槍。」魯明夷口中亂嘈，還想交涉。林子後已然蓬的飛起兩聲號砲，幾架大抬桿，掠空連發上數筒火藥，有兩發碎彈直落到土岡前。考古團大衆驚顧。林子裏外，一色綠叢中，遠遠有許多的藍點白點，影影綽綽移動。少時火光一閃，碎碎的大響一陣，山巒迴抱，四面響應。林間人聲沸騰，子彈破空而來。直打得頭頂上空氣，嗤嗤的響。退職武官忽領四個團員，兩個司機，將兩輛摩托車開到土岡後，留一個司機看守，餘衆一齊爬上土岡，臥在坡後，各持槍扳幾，露出頭來看時，早見鄉團多人，扯開散兵線，依石障坡，慢慢繞過來。那青年司機點頭暗道：「這裏面也有懂局的人。」

鄉團裏面兩個教頭，都是洗手不幹的積年馬賊；由聯莊會優禮重幣聘請來，担任教

練。所以這鄉團人數儘不多，却不玩練操的花樣，專學會隊戰的戰法。只因愛惜子彈，練習太少，槍火打得不準，是個缺點。不然倒真是勁敵哩：不一時，鄉團前後隊，從腹背兩面掩來，約够著火線，碎然一聲號砲，各團丁立刻爬起來，各搶得隱身地點，順槍扳機，對土岡月牙樣包圍住。那持刀矛的團丁，藏在有槍水的團丁隊中，預備乘機衝鋒。

又過了一刻，數架大抬桿移出林外，斜對土岡架好。忽然火光一閃，遙對爬虎摩托車，乒乓兵轟射來。有幾彈越過土岡，竟落在車傍，聯莊會等已料知土岡上有人埋伏，大抬桿在平地架敵不住，急急撤到幾座土堆後面，重新燃放，炸藥鐵砂子掠空掃射，直打土岡。退職武官六人，抗拒不住，一齊奔上土岡，搶上汽車。那邊衆團丁，有人持遠鏡瞭望，便也吶喊一聲，前後隊一齊追出，兩輛汽車風駛電趕般奔回原路。

聯莊會前後隊如雙龍出水般，苦追不捨，大叫撒迷藥的洋鬼子，膽敢開槍傷人，捉住了活埋。此時田音司一行十一人，分乘四輛摩托車，担任退路，急將馬力開足，馳尋

舊道。司機面前各裝鋼版，乘客手中齊握武器，如飛的向南走。越過草原，前面便是矮嶺，遙望不見人影，大放寬心，急忙催車向上。田音司先拿望遠鏡一照，隨取出探照燈，迴向土岡連搖。這是通知留守斷後的七個人，出路無碍，趕快跟車，便要爬嶺。通事趙子玖坐得是第二輛汽車，第一輛車是田音司博士，和一個西籍團員，名叫雷利遜的，一同乘坐著，連司機共是三人，雷利遜善打手槍，百發百中，田音司自負勇敢，所以他兩人馳車當先，司機也是一個西籍團員，他們是不信中國人有膽敢冒險的。於是扯動車機，首闖嶺道。後面趙子玖一手握槍，一手拿望遠鏡。忽瞥見矮嶺亂石掩映處，有三五黑點，一閃不見，急忙大呼停車。汽車突突的亂響，如一溜烟也似飛駛，如何聽得出來，田音司三人早將車開上棧道。趙子玖焦灼，先將自己所坐的車停住，後面兩輛車自然跟著不走，還以為第一輛車，急急的當兒出了毛病哩。却不料矮嶺上早發一陣槍聲，出路已先被鄉團拒住。這是山後的三莊民團，聞警特來助戰。他們本鄉本土，地理最熟，所以搶先扼此咽喉要道。

考古團後退無路，一齊驚慌。開路車由音司三人，剛走進矮嶺棧道，迎面連中十數槍。却喜鄉團無砲，又幸爬虎車與裝甲構造也差不多，三個人全沒受傷。急忙撥轉機頭，要往回跑，後面槍聲斷續，已跑出二十多個壯漢來。狹路相逢，山道崎嶇，龐大的爬虎車展轉不靈，眼看敵衆我寡，要連人帶車被俘。雷利遜田音司，和司機的西籍團員，急急開槍拒戰，連連打倒對方三數人。對方大怒，齊開槍往車攻來，槍打中車，車身迎面裝有鋼版，只留一個點。於是一聲下令，只聽嶺巔，蓬然大震了一聲，響入雲霄，四面應聲，頓於棧道上層，兩傍嵌中，現出幾架大抬桿。大抬桿兵乒兵打來，車身爲之搖撼。又聽蓬然大震了一聲，大石塊小石塊，直從兩傍投下，順棧道滾下來。那個西籍團員，還想扳機將車開回；不意斜刺裏探出七八隻槍口來，逼近了礮然數彈打來，立刻死在車座中。田音司一見不好，叫一聲：「淡銀雞耳。」推開車門，連滾帶跳直奔下去。雷利遜也想跳走，斜刺裏一陣槍，將他打死在車下。棧道傍一聲歡呼，跑出二十多人，將爬虎車奪過。田音司乘機逃出性命，如飛奔回草原。通事趙子玖等，將他拉上第

二輛車，已然面無人色，大腿上中了一彈。喘息未定，棧道上槍聲斷續，從後追擊過來。

當此時退職武官等，守不住土岡，兩輛車正向這舊道逃走，後面槍聲也是七零八落的追擊。於是前後夾攻，將考古團六輛車十六人遠遠包圍在土岡矮峯中間，他便恰在草原。四望平坦，毫無屏障。前後由六莊聯莊會壯丁，除留守者外，都鳴鑼追出來。流彈像炒豆子般，抽冷子打來，全團人依車護身，不能下來聚議。通事趙子玖，別有懷抱，不願與西籍團員同生死。他推開車門，冒險大叫：『可往西面岔道，奪路逃出重圍，再計將來。』自己逕打碎玻璃窗，跳進司機車座內，把住車盤，當先往西放槍。一面叫同車人持槍扳機，預備且戰且走，一面却將銅喇叭不斷吹響。田音司懺斯身已負傷，魯明夷張惶失措，其餘團員猜測趙子玖開車西駛的意思，也想跟踪同跑。方在大聲商量，司機馬二王二張大等，早將車撥轉，風駛電閃的跟了去。各團員却喜都緊握火器，從兩旁向外窺視。

矮峯土岡叢林新莊聯莊會，也好像看出考古團的動作，意在奪路逃走。以爲勢成騎虎，萬不能輕輕縱放他們逃走，放了必有後患。只聽蓬然大響了四聲，這四隊民團，一齊出動。論地理他們熟，論人數他們多。一見洋鬼子西行，急先遣一隊，從小路捷徑，火速堵截。餘衆分左右中三路，從後追趕。當中一路，涉淺瀉取直徑追趕，一行五十餘人，有十二匹馬，一抹地趕到。先遣的別動隊，從莊後直奔西方，爬山腰橫抄，在西面三官廟夾峯前，列隊扼住出口口。前阻後追，左右埋伏，聯莊會這邊，已然布置好。

考古團那邊，慌不擇路：遠看西面無阻，幾條白線，無數青峯，便一直奔過去。路上岡坡起伏，溪塘極多。山洪流布後，草深泥濘，奮力駛行數里，不見追兵，略開槍聲。只見前邊亂山環繞三面，巒峯縱橫，却有一條不甚寬展的長道，曲折盤近對面山上去，好像這山是兩面繫通棧道的過嶺。五輛車不暇看探，突突的逕順長道登上去。此時去敵也遠，漸不聞槍聲，十數人方慶脫險，不意繞到山嶺上面，向去路打一望時，這划平的山道，由東面平地，迤邐西來，只通到山頂三官廟爲止，只有前進的路，沒有穿通後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將頭一輛車，打得一歪兩歪，幾乎翻倒。司機乘客不由驚叫，慌忙往橫面逃，這五輛車如去了頭的牛虻一樣，在亂山中亂撞。

雖然爬虎車，可以登高涉險，却是到了山路逼窄處，也不會插翅飛過，只得倒退去，另奔寬展地方。這麼一耽悞，民團越集越多，越逼越近。考古團十六人，又困入重圍中，幾個胆小的團員，已面無人色，手足失措，胆大的却穩定心神，將手槍對敵開放，槍聲大作，聯莊會一面據坡崗開槍，一面閃出一夥壯丁，挺刀矛衝鋒，從兩面搶上前，來肉搏奪車。

趙通事的車最當前，呼嘯一聲，被二三十個壯漢遠遠圍住，各舉撓鈎亂搭亂割。趙通事急一揚手，砰然大震一聲，飛起偌大一片烟幕；又乒乓放了幾槍，團丁稍却。考古團趁此機會，撥車飛逃，慌不擇路，瞥見前面寬展的路，敵人稍少，便捨死忘生，催車前闖。黑影中，槍聲不斷，民團桅燈連閃；考古團手電燈也連閃。闖來闖去，五輛爬虎車，不能潰圍，仍撥轉車機，退入那邊山嶺上。

聯莊會策衆塞住山口，支架大抬桿，往上仰攻。考古團沿棧道爬山頭，明知後無退路，便將車分開，留一輛車四個人橫停在山腰，不時望下打兩槍，拿鏡照一照，防備敵人，乘夜偷襲。其餘四輛車，開到山頂三官廟門前，留兩人值夜看車。餘衆進了廟，蘇息一回。這一夜槍聲錯落不斷，考古團大衆，心驚胆戰，那裏睡得著。

挨到天明，却喜聯莊會不曾搶山，大家胡亂拿出乾糧，吃了一些，便走到山崖上，往下眺望，這一望不由目瞪口呆。聯莊會大衆雖然看不見，却整當下山道口，掘起一道長溝，就用掘起的土堆做一道長岡，岡後設置十數名哨兵，支架着六架大抬桿。那意思明明要圍困他們，活活將他們餓殺。大家探着頭，隱着身子往下看，相顧悄然，無計可施。魯明夷抱怨愷斯，約翰，不該摘瓜肇事。三個人幾乎吵起來，趙通事頓足道：「不要吵了。」催着先將防禦工作分派好。用手一指道：「你看，他們這是去吃飯去了，少時必回來攻山。」當下即由田音司，趙子玖，和那個退職武官森德分派一過，用四個人把守山道，兩個人巡邏，兩個人繞山頂尋找下山出路，並採辦食水，餘衆替班休息。分

已罷，派各人分頭作事。

那個西籍團員，担任糾辦食水的，縐眉來找趙通事：「沒有水怎好。」原來這山形如？號，雖不高却險，山頂並沒有汲道。大家一聽越發心慌，沒有水豈不渴死，趙通事想了想道。「待我來找。」尋了半晌，在山坎尋着一汪殘存的山洪，很不潔淨，大家稍覺放心。

挨到陽光高照時，只聽山脚蓬然大響四聲，山頭被困的大衆，不禁探頭下望。只見偏東面山麓下，有一條黑線徐徐移動，蜿蜒如蛇。少時臨近，四散擺開。考古團衆急用遠鏡一望，足有一百多人，跟着林那邊，也出來一夥人來。考古團大衆，吆喝一聲，戒備起來，分藏在山頂盤道兩側。只露出一對眼睛，一隻槍口，不時用望遠鏡下窺動靜。只聽蓬然大響一聲，山脚下土岡後樹林前，各路民團一齊發動，分做數十小隊，繞山亂跑。不一刻山口正迎面，土岡之後，忽架出數架大抬桿，喊殺一陣，當先開火。幾架大抬桿，輪流對盤道三官廟打來，鐵砂一陣陣散落如雨。

那幾輛摩托車，恰停在廟前，司機大驚，連忙移車到山頂後窪。林前的聯莊會散兵線，忽分三小隊，繞到山口側面一座長嶺半腰上。就在嶺腰，斜對盤道，拉開散隊，槍口枝枝外指，扳機待發。一個爲首的藏在丈餘高一塊大石後，用遠鏡往這邊端詳，半晌不見動作。只正面土崗兵的一槍，兵的一槍，七零八落的打。

考古團大衆，怕敵人搶山，也開槍拒戰，緊緊的照顧着正面。不意孤峯右側偏後面，忽抄過一夥持刀矛撓鈎的壯丁，悄悄繞到孤峯背後，攀藤附葛，往山上爬；已爬上五分之一的路程，山頂巡邏的考古團員，忽一眼瞥見，大叫快防後路。一言未了，砰然數槍，巡邏團員慘叫跌倒，鈎矛壯丁如蝟虎也似，急急的往上搶爬。看守汽車的兩個司機，聞聲馳來搭救團員。鈎矛壯丁中的六隻手槍，又響了一排。兩個司機急忙匍匐而行，顧不得救人，大叫後路有人搶山，便扳開手槍，往下亂打。前面的團員，跑過四個人來幫助，一排槍打去。山半十數壯丁，匿身樹石後，不進也不退。山脚下却忽亮出三十多個壯丁來，遙對後山開槍，乒乒乓乓的一陣響，雙方立刻拒住。忽然東面山根下，又沒

人偷爬上來。趙通事急領兩個人馳往堵禦，響了幾槍，壯丁立刻停止進襲，俱藏在山坎遮礙物之後，抽空兒對這邊放兩槍。於是聯莊會圍繞這三官廟弓形孤峯，一步一步往上仰攻，考古團在山頂苦苦支拒，又對付了一天，到夜間聯莊會壯丁，三番五次偷襲，幸虧考古團不時用電炬下照，開槍鎮嚇，沒被搶上來。

挨到次日傍午，窺見山下民團，人數較少，想是換班回去吃飯。田音司魯明夷趙通事等，湊在一處，商量潰圍的辦法，計議良久，決定趁黑夜派人偷爬下山，找地方官交涉，派隊懲辦民團。推定那個退職武官，和別一個西籍團員，帶同趙通事，就在當天夜間爬後山出圍，以速爲妙，若太遲了，飲食一斷，必被活活餓斃。商酌已定，退職武官等三人，齊到三官廟內休息，其餘各人，仍分班守盤道，巡山頂。

轉瞬入夜，只見山下民團，東一片火光，西一片火光，在山下不時巡邏。忽然響一聲號砲，四面攻擊起來，約攻過半小時，便即停止；却星星零零，仍不斷有槍聲。到十二點以後，退職武官等裝束起來，各帶手槍電炬食水洋氈繩索等物，在後山擇好地盤，

各用一根長繩，繫在樹上，各人好扯着繩往下爬。打點好了立刻關照考古團餘衆，餘衆立刻從盤道往山口下偷行數武地，各覓好藏身退步地位。田晉司在山頂放了一槍，司機的故意將汽車開響，餘衆立刻鼓噪一聲，往山下開槍。山下民團嘯兵，急急還槍，一面分派人到會首那裏送信，說今夜晚留神洋鬼子搶下山。會首立刻知會各方準備迎擊，雙方在山口上下，歷落開槍，在黑影中直鬧了兩個更次。考古團見時候已差不多，便將汽車假意開動，突突的亂響一陣，隨即停止；槍聲也跟着由緊而慢，漸漸停機不發，做出衝鋒不得，撤衆回山的樣子。下面聯莊會衆，按兵守住山口，不稍放鬆，山後一面果然不甚防備。

挨到兩點三十五分鐘，夜已正濃，退職武官趙通事等三人，另外兩個送行的團員，悄悄溜到後山，按照白日覓定的線道，趙通事等，四周望了望，便繩繩爬下去。這後山亂石雜樹極多，寸步難行，五個人將繩扣在腰帶上，外裹毛氈，雙手揪繩，半滾半爬，往下墜溜。每逢樹蔭峯影，必潛伏不動，細聽動靜，覺得無碍，再一步一步挪動。天氣

方熱，個個渾身出汗，滴落如雨。約走了十數分鐘，將快到山腰，忽吹來一陣狂風，風過處，聞得山脚下有種聲音，不甚妥當，好像下面有人。五個人互相知會了一下，立刻埋伏，半晌不見動靜。趙通事忍不住，掀起一塊小石，順山坡往下一丟，聽得一聲響，旋即聽不見響動，似沒有滾下去，想是山石草木阻住了。又聽了聽，便騰出手來，搬起巴斗大一塊石輕輕往下一推，聽得骨碌碌的一響，又古登一聲，似已落地，又細聽不聞人聲，五個人略略放心，即改道往下又爬，荆棘刺人，碎石磕絆，苦苦的溜下去，已離山脚不遠。

趙通事等停身石後草際，喘息一回，取巾拭汗，往下窺看諦聽，覺得沒有甚麼，便又掀石投下去；連落數塊，不聞人聲，於是又往下爬，轉眼又走了三四丈，去山脚半地不到六七丈，五個人再止步，不敢捨手電燈，也不能用望遠鏡，各竭目力，往下注視。遙見對面昏黑，不見人影，偏東半里地以外，却似有一線火光，偏西二三箭地遠，似有一星星火亮。三個探路人尋思一回，只得冒險了，將繫身的繩索解下來，捆在一處，又

將毛氈也紮在繩上，一齊交給送行的兩個團員。送行的立刻扯住繩，往上爬了三四步，伏在一棵灌木後，不言不動。却在樹根上，另繫一根繩，垂下來交給潰圍的三個人。趙通事退職武官等三人，一齊扯住，輕輕抖一抖，算是遞個暗號。三人便魚貫也似合揪着一條繩，慢慢的往下橫爬。

其時忽起狂風，風過處頗覺清涼，却於風吼中，聽見遠遠有馬鳴之聲。退職武官三人，又不敢動彈，傾耳細聽一回。爬到離山脚還有三四丈的地方，下面是一條斷崖橫路，緊貼山根，鑿石開道，有二丈徐高，削立如壁，如要下去，非跳不可。但既跳下去，再要上來却難。往斜刺裏繞走一回，也都是斷崖。三個人相顧遲疑，事已至此，不能不下。趙通事當先溜到斷崖之上，擋住目光，往四外一照，似乎下面無人，暗將繩一抖，退職武官和那個團員，慢慢跟過來。趙通事順手抓起一塊山石，往下一投，吧的一響，沒有動靜。三個人連忙合手，掠起一塊大石，往下一推，骨碌碌撲登一聲響，大石已然墮下，緊跟着簌七的響了一聲，黑忽忽一物，從峴脚竄出，跑到北邊去了。

三個人心頭一跳，亟側耳聽，四面呼呼的亂響，是風吹草木之聲。三個人看了又看，聽了又聽，依然是夜影沉沉，伴着風聲朔朔，附近好像沒有人。遂暗打知會，三個人急急打點。趙通事先扶着那根繩，兩個西籍團員往後，左手引繩，右手一齊端出手槍，扳機待發，以防不測。趙通事却將槍插在腰間，然後輕輕繩而下，慢慢的從斷崖垂到山脚地面。人過處當不得仍有披草萊墜貼石的聲音，趙通事兩脚落地，一手引繩，一手忙拔槍，四面一看，趕緊爬倒，貼地皮又一瞥，環後山東南西三面，黑影起伏，如同坡如墓林。相隔半里地，隱約見火光，近處好似無有民團的哨卡。便慢慢再爬起，一抖手中繩，做個照會，斷崖上的退職武官和那個西籍團員，急急插槍，慢慢的引繩，退職武官一騰挪下來，幸無閃失，只隨身掉下一堆碎石。那個西籍團員隨着下跳，雙手揪繩打一悠，登下一塊大石頭來，咕登一聲響，滾落山脚，險碰着剛下來的那個武官。退職武官叫了一聲：「當心些。」

趙通事失色，急急的一竄近前，又急急的一扯武官，貼山脚奔出十數步。恰有一坑

，忙伏在裏面。這個團員，停留二丈餘斷崖上，吓得不敢動。這一響之後，他瞥見東面火光一閃，同時響了一聲，火光一轉，直照到斷崖左近。剎那頃，東面人影綽綽，從一道高坡後出現，跟着沒下去。却從坡後繞出，直尋過來。其時風吹正急，山環迴響。響聲從這面發出，却聽着像在那面。因此土坡那邊的人，錯尋到斷崖西面去了。好半晌，西邊火光漸漸消失。黑影中還聽民團不住吆喝拿人，料是他們巡哨的人，故使詐語，實無所見。又潛伏一會兒，人聲越聽越遠。風吼聲中，漸聽不見。

退職武官等得心焦，悄悄問趙通事。趙通事一握他的手，兩人慢慢爬起來，出離土坑，向四面一望，急急跑到斷崖根，緊貼着一步一挪，挪至跳崖原處在崖上面。那個西籍團員，早倒爬上去三四丈，潛伏不敢動彈，繩也扯上去了。趙通事心中暗嗤，悄悄向上打一知會。又半晌，從上面滾落下一些碎土小石來。又一會，那個西籍團員，重復溜到斷崖之上。退職武官悄聲催迫。他往下望了望，將繩繫在腰間，雙手扯住，打千金墜式，一把一把倒下來，雙腳點地，仰首拭汗長吁。趙通事等也吐出一口氣，心說：「可

送行的，潛伏樹後，早等得心急。趙通事情催一團員快快解下腰，一閃，喊道：「那邊有人，拿住他！」便聽見脚步踐踏聲音，三刀要割團員腰中繩；不意那團員猛吃那一驚，折回頭來要上斷崖，却上不去。折回頭來拖繩便跑，跑出三兩步，繩子把他絆住，咕登摔倒。不禁喊道：「高得上天。」掙扎不起來。那退職武官，手脚靈便，一竄急跳回土坑，口啣手巾發喘。黑影中，趙通事急急抽刀，尋繩一割，拿住斷繩上半段，用力一抖，又往斷崖一拋，搶過來攙起團員，半拖半抱，拉入土坑。三個人喘做一團，却一動也不敢動；手槍都端起來，直對東面。

不一時火光直照過來，對斷崖下山道打了一轉，火光後似有七八條黑影珊瑚移動，亂喊這邊有奸細，這邊有奸細。趙通事三人悄打一照會，一齊手扳機，腿半跪，屏息以待。只見那團黑影越走越近，兩三隻孔明燈左一閃右一閃照過來；漸移到斷崖近處，火

光中爲首一人，拿一條花槍，一枝手槍。第二人第三人各拿孔明燈亂幌，俱都帶着槍火。後面還有數人，也有拿槍火的，也有拿刀矛的，仔細看一共倒有十一個人，四盞孔明燈。乃是聯莊會後山脚放哨的和巡邏，聞聲會合來查看的。只見他們一面使詐語亂喊，一面尋找，一直尋到三團員跳崖處，拿燈上下左右照看一回，爲首那人說：「這邊沒有甚麼。」又一人道：「許是狐狸子。」一言甫罷，忽一人拿燈一照地面，相距數步。有一物對燈灼灼閃亮。這一人慌忙叫道：「你們看。」四燈齊照，一人過去拾起叫道：「喝喝，這是把手槍，還飽着子彈哩。」坑中趙通事三人大驚，心知露出馬脚。接着聽聯莊會六七壯漢齊說：「那裏來的？那裏來的？一定有槍就有人，快找找，忖，在那裏呢」

各各端起軍器。

按退職武官的手，不防那一個團員，把手指一屈，只聽吧的疊聲兩顆子飛入聯莊會巡邏壯丁羣中。十一壯丁喊一聲「臥倒」，中一齊臥地。早見那邊土坑中，竄出三條黑影，如一條箭也似，飛奔出來。

○壯丁大喊一聲：「放。」乒乒乓乓，火發彈出，如電閃，如雷鳴，直打過去。前面一條影一聲怪叫，恍了恍依然捨命狂奔。聯莊會壯丁，喊一聲跳起來，開槍如飛追趕；不料斷崖之上，劈拍一聲響，從他們背後頭頂上，憑高發彈俯擊下來，這便是考古團接應送行的那兩個團員，已開警將繩扯下去，特此開槍牽制救應。果然數彈發出去，聯莊會巡哨壯丁，不明虛實，深恐腹背受敵，急急擇地墜身，却不往回走，反貼山脾往前追奔。○到一山峴橫障處，料可蔽護身軀，打夥搶過去，藏在後面，分四個人仍然躡追逃走。送信的敵人，餘衆却派遣一個脚程快的，繞道回去報信，說已有敵人縋山潰圍搬兵去了。

聯莊會接得報告，便一面鳴鑼，一面對山腰發彈還擊。○鑼聲響了一陣，散在各處放哨的聯莊會人衆，立刻鳴鑼響應，四面鑼聲大作。○只數分鐘，孤峯三面，都已聽見。○林園那邊，蓬的一聲，飛起號砲，一隊民團，整頓槍支，往山口仰射上去。○另有一小隊，約三十餘人，從黑影中，如飛奔赴後山馳援。

忙亂裏，山頭上考古團留守人衆，忽聞山下鑼聲槍聲，立刻心血沸張，情知是潰圍事件發動。也辨不出吉凶，慌忙拒住山口，另着數人到後山頂張望。但見山脚下火光散漫，爆炸聲如碎雷迸逗；那山腰送行的人，也還不見上來，只聽見槍聲。張望一回，天色依然朦朧，再也看不清。便對山下火光，連開了數槍。當此時，那山腰裏的兩個送行團員，隱身樹後，隱約見數條黑影，沿山脚直奔到南而去，猜想必是潰圍的人，已然冒險下去。又見有十數條黑影掌燈光呼喝而來，知是追兵，急急的開槍激戰，兩邊對打起來。在團團心想寡不敵衆，在會衆心想實不敵虛。各懷猜疑，手中槍火，不斷的發放。

那邊廂縫嵬潰圍的三個人，落後的西籍團員，大腿上中了一彈，負痛狂奔，手中的槍已然失落。趙通事和那退職武官，却未損分毫，一面跑一而回身張望開槍。忽聽砰然一下，背後那個西籍團員又身中一槍，立刻倒地。退職武官一俄延，心想要還救。却又聽吧的一聲響，頭頂上嗤然一彈破空飛來，緊跟着乒乓的響了一陣，流彈粉飛，嚇得他

回身急跑。趙通事叫一聲，飛奔上高坡，到一大樹林內。退職武官也跑進去，藏在大樹後面，閃眼偷看。幾個壯丁挺矛持槍跑來，內中拿花槍的一人，非常胆大，搶過來一槍，將西籍團員，剛爬起又一截倒。退職武官心胆俱裂，扯趙通事，穿林又跑。背後槍聲仍然炒豆一般亂響一陣，西響一陣，兩人都不敢直腰，半俯半爬，將走到林邊，又不敢出去。聽了又聽，看了又看，趁黑影兩人獸伏蛇行，爬出林外，又是一條大路，一片深草原。趙通事略辨方向，不走大路，入深草中，走了一程。槍聲斷續，相距漸遠。

兩人在深草內喘息一陣，取水壺喝了幾口，覺得頭面手腕被蚊咬草穢，傷了不少處，衣履也全毀壞。歇了半晌，方待要走，忽聞草邊路傍，有火光一閃，兩人急急伏身。似有人在路上行走，急急瞧看，是兩個人騎着馬跑過來。爲首那人，口邊啣着烟捲，背後各有一物，很像是槍械。趙通事和武官驚顧不動。只聽那兩人說：「我瞧他們準是往這邊來了。」少時那馬沿路往南奔過去，却又來了十幾個步行人。趙通事二人越發不敢，直等這夥人全走過去，這才爬起來，不走正南，往西兩面走着。約走了二三里地，却

見前面亂山橫亘，又是一帶長林豐草，一望不着邊際。兩人繞來繞去，尋不着出路。四顧荒野，不聞人聲，但聽見風吹樹搖，朔朔作響。兩人躊躇一回，料想附近無人，已經脫險。一夜之間奔得筋疲力盡，打算找個穩當地方歇息。便掙扎着尋到一道高崗，努力拔脚爬下去。往南眺望，黑影中遙見西南角十數里外，有縱橫數條白線，劃在黑堆旁，料想白線必是大道，黑堆當是蒙古牧民的帳篷。兩人下了土岡，穿過亂林，又到草原，地勢窪下，又看不見那白線了。

退職武官道：「密司特趙，我實在走不動，你看看……」抬起脚來，軟底鞋已然磨破，露出脚趾頭來。趙通事道：「但是我們一路逃險，亂繞了半夜，算計直線路程，恐怕距離那山，還不到十里地，萬一被聯莊會的人遇見怎麼好，還是再往前走。你看，那不是黑堆，那個一定是蒙古包。」兩人一面商量，一面尋路前行，好半天來到大道旁。

此時將近四更，已能辨清近處的景物。細一看才知那黑堆是座荒廢了的莊院，和一

座破廟，却也有三五座蒙古包，來雜在土坡叢木中間。正因有一道小溪，所以才集有人烟。退職武官大喜叫道：「好好……」趙通事心想自己也不懂蒙古話，便與武官奔那座破廟去。到廟門前一看，門扇虛掩，階前有一堆馬糞和馬尿。那個退職武官疲勞已極，掙扎力氣，便去推門。兩人進得廟門，才待尋找廟中人。猛聽暴雷一聲喊：「在這裏了。」立刻見有數盞孔明燈從門兩旁照過來，六七枝槍直指胸口，大聲喝命舉手，站住。退職武官驟吃一驚，扭身要跑。早從廟內兩廡搶出三個人，將山門截住，槍口指着他的頭。背後那幾人趕過一個來，舉起槍托照後腿一下，武官栽倒，立刻被三個人拿住。趙通事眼快，早知不敵，忙將雙手高舉。過來數人，也將他倒綁上。中西兩個考古團員，相顧瞠目無語。

細看來人，一共十二個，七枝槍，五副刀矛，四匹馬，窩藏在廟內廟外，也是剛趕到的，不想他倆竟自投羅網。看爲首那人，濃眉大眼，年約三十來歲，穿一身深藍色軍裝，回顧同伴道：「老曹真有兩下子，他真就一猜一個着。我只不信，這條道又不是正

路，怎麼準知道漢奸必是這裏呢，我算栽給他啦！」說着眉開眼笑，教幾個太，把趙通事退職武官，渾身都搜了，推入廟內大殿上，七言八語的審訊二人的來歷。究問考古四共有幾人？潰岡的又是一共逃出來幾個？趙通事只得如實答覆，却詎說全國共有三隊，這是第一隊。又問：你們是幹麼來的？往井中撒的是甚麼毒藥？

趙通事爲難多時，不知怎麼答好。不承認他們必不信，定被拷打。屈認了又怕被他們兇毆。那幾個聯莊會壯丁，果然掉轉槍柄，將二人痛打一陣。趙通事沒法，只得先訴實情，次說悞會。旁邊一個十八九歲青年漢子，叫道：「聽他胡云，這小子真正奸細像，好人誰肯當洋奴，不用刑決不肯說實話。」說着與一個中年男子，舉起刀背，沒頭沒臉毒打起來。只打得退職武官怪叫不住；趙通事運動氣工，咬牙無語。那爲首人說道：「你們留神，別打頭臉。」幾個壯丁不聽，各舉槍托刀背桿棒。向兩人亂打。猛一下打重，趙通事血流滿面，口中嘶的一聲，吐出白沫鮮血來，身子亂抖一陣，忽一挺昏死過去。

那人一躁脚道：「如何，不教你們亂打，你們偏打他，你瞧死了，我們得留活口。好見頭兒去，還要審問詳情哩，這可怎麼好，」少年道：「那不還有個大毛子？這等奸細，打死還嫌不解恨哩，」首領道：「碎，別胡鬧了，你聽得懂洋話嗎？」少年道：「噯，可不是，忘了這手了。」首領道：「教你噯，這毛子狄利多落，我看你怎麼問法？」一中年團丁道：「看看還許有救。」過去一拭趙通事的鼻息，面皮尙熱，口鼻却已不出氣。又彎他手脚，四隻挺直，連腰板也都僵了，真死得好快。幾個人忙將退職武官縛在殿柱上，七手八脚想要治救趙通事。一人先替他解了綁，一人找上幾塊粗紙，點着了滅火取灰，替趙通事敷在頭面傷口上，止住了血。再用布勒上，一人找了個傢具，汲取一下子冷水，照趙通事面門上噴救，仍不見蘇醒。：個四十多歲的團丁，分開衆人說：「別慌，我有法子，你們再找點亂紙來。」連草帶紙做成一把。對衆人說：「一燻就活，心口還熱哩。」那少年道：「可是手脚腰板脖頸都挺了呢。」首領道：「去你的吧。」自取出旱烟葉來，屨在紙把內，用火點着，把趙通事搬起來，對鼻孔一燻，約

過二三分鐘，只見趙通事嗷的一聲猛叫，腰一挺，嘍登躺倒，把周圍幾個人嚇了一大跳。

第十二章

朔漢救同儕青衫一現
荒山思縱虎和議三章

衆人忙圍上前低頭看時，見他直挺挺躺着，面目上插，鼻頭都被火燒得紫腫了。一人道：「這是怎的，別是炸屍吧。」首領道：「你懂甚麼，這就活啦，不活再燻。」說着話便要動手，只見趙通事鼻息煽動，口中噴出白沫來。聯莊會衆人齊說：「活了活了。」少時見趙通事手脚動彈，依着幾個壯漢，便要立刻把他縛在馬上，押回會裏去。首領道：「別鬧着頑了，留個活口罷，你們要知道鬼子不好惹，審明白咱好打算後來的辦法。」

於是候到天明，約在上午九點鐘，見趙通事雖還不能動轉，好像不致再昏厥了。大家便一齊預備動身，將兩個俘虜緩緩綁在馬上，慢慢的押出廟外。約走了十六七里，便

到東新莊。退職武官垂頭喪氣，心想昨夜奔命通霄，不意才走出十二三里地，真是晦氣。不知到村中，受何等凌辱呢。到正午十二點左右，聯莊會的會首齊集在村中一座關帝廟內。這廟適在菜園之後，是全村公議的地點。兩個俘莊就押在廟內東廡中，由聯莊會另撥十二人看守着。

少時從大殿出來一人，喊道：「把一個東西帶上去。」十二人立刻推推搡搡，把退職武官押出來，只有趙通事，還是昏昏沉沉，受傷過重，人事不省，便用門扇搭着過來。聯莊會首領也有六七位；連同四個教練，和菜園中看青人等，齊聚在大殿上，七言八語的審問二俘虜。退職武官那裏懂得官話；這北邊荒村，也不會有懂西文的。瞎亂了上陣，問不出道理來。待審問趙通事，只見他兩目灰黃，呼吸微弱，大有一觸便要斷氣的樣子。竟百問不得一答，不住口哼哼罷了。東新莊會首大惱，就要依會例將二俘虜活埋。舊莊會首後山會首，連說使不得，總要想法子，問出真情來；不然怕有後患。有一句舊話，是民怕官，官怕皇爺，皇爺怕洋人，洋人怕民。萬一這夥洋鬼子，真是一共三隊

，只捉住他頭隊，第二三隊勢必報官動交涉，這年頭兒，一沾洋務，總是老百姓吃虧。依我想務必留一個活口，問明底細再處置。再不然把他們都捉住了，一包總斬草除根。東新莊會首聽了很有理由，商量一回，將俘虜押在關帝廟裏。一面仍包圍孤峯上的鬼子，一面還須撥人在大路放哨，防阻他們潰圍求救。更要派精細人，到城中打聽動靜，當下就分頭辦事去了。

趙通事和退職武官，照舊押在東廡，派十三個人，分日夜三班看守他們。至於飲食，每日送一壺涼水，幾個喬麪餅。直押到第二天，夜間聽得外一槍聲又作。四個值夜監犯的團丁，早已磕睡不堪，一聞槍聲，都站起來道：「鬼子又要跑，這必是闖山啦。」

耗了一夜，到四更時分，趙通事紮着雙手，躺在土坑上，正盤算逃走的道路。却是身旁武器全被搜去，在四個人八隻眼監視下，覺得弄詭很難。忽然打了一個嚏噴，鼻孔中鑽入一種異味，不覺大喜。忙掙扎着大聲歎了一口氣，說道：「粉燭燼入籠，阿啦第

二。」只說得這一句，便猛一翻身，將身子爬伏在土坑上面，藏住頭臉。值夜的四圍了，聞聲驚道：「這小子緩過來了，他嚷甚麼？」說着走過來，忽一人說道：「這是甚麼味？」四個人一齊轉身，伸着鼻子往四一抽嗅。一種是香烟氣攢入鼻孔，四個人只說得不好，早前仰後合一齊跌倒。那個退職武官，也打了一個噴嚏失聲了知覺。

又半响，東廡中烟氣迷蒙，後牕忽忽掀起，進來一人。這人瘦小身材，一身青衣衫，持白刃握手槍，進得窗來，閃眼一看，一個箭步竄到門前，將門扇輕輕加上門，又撲到燈前待燭，忽一眼瞥到前窗，暗暗點頭，停手不再熄燈，急急的抽白刃到土炕上，一推趙通事。趙通事呻吟一聲，那人道：「粉髑髀弟兄如何？」趙通事掙扎說道：「四肢無力，已稍微中了毒，下面有冷水。」那人用刀挑斷趙通事手腕上腳頸上的繩，急急跳到屋心。見桌傍果有一把洋鐵壺，提過來，用冷水一激趙通事面門，然後用繩把四圍丁一一縛了手脚。縛繩的手法很快，展眼捆罷，便上前攙扶起機通事，說出一個字道：「走。」趙通事用手一指退職武官說：「還有這個人，我們此時用得着他。」那人道：「

唉，我真不願意。」趙通事道：「不行，請援解圍，全須借用此人與政府打交道。」那人道：「也罷。」急急用刀割斷綁繩，用冷水一噴，退職武官受毒已深，一時不能甦醒。趙通事與青衫客，前扯後推，把他搵出窗外。窗外早候着兩個人，專司巡風。急忙接下來，三人一齊出屋。

青衫客當先翻上牆頭，趙通事繼上。二巡風急急用繩捆上武官的腰，然後也翻身上牆。兩人一扯繩，把退職武官吊桶也似的扯上去，往下一放，齊落平地。左攙右架，五人貼牆捨命飛跑。早被廟前巡邏團丁瞥見，喝道：「口令。」青衫客道：「芒。」却潛推趙通事一把，與二巡風貼牆逕走。廟前巡丁一聽口令，有點不解，急急用燈一照，大聲喊道：「站住。」青衫客不慌不忙說道：「是我，你們鬧甚麼？噯，你們快看，東面跑的是甚麼？」黑影中東面果有脚步飛跑聲，夾雜着「有賊有賊」亂喊之聲，九個巡丁大詫。只在這一猶疑間，再看對面青衫客，竟已失巡踪。巡丁叫道：「呔，這小子是奸細。」數盞孔明燈亂照。趙通事二巡風退職武官四人前奔，青衫客後跑，再後面便

是巡丁。孔明燈左一道白光，右一道白光，閃閃爍爍上下亂照中，已然砰七連發數槍。趙通事上氣不接下氣，一抹地繞過菜園。

前面高牆拐角，忽現數條黑影，趙通事大驚。對面人喝道：「粉髑體。」青衫客搶先低叫：「得手了，快快擋一陣，後面有追者。」這對面的人便是預先布置下，打接應的，一共六人，全穿得青衫，拿着白刃，左右還佩兩枝手槍。爲首那人急問：「他們幾個，」青衫客道：「十數個，全廢物，你們略阻一下快退。」說着早引趙通事等人，如飛跑過去。六個人接應，急急埋伏長牆轉角，剛剛扳開手槍保險機；聯莊會巡丁已散漫追起來，人未到，槍聲先響，燈光也照來，如數條銀蛇，在沉沉夜幕中亂竄，直打到長牆。接應人認定閃光的燈頭，拍的一排槍。聯莊會巡丁，立刻人聲呼喊，燈光全熄。槍聲却劈劈拍拍，越發加緊打來，六接應人只是頑抗不退。忽然鑼聲大震，東新莊已然聞警整兵，號燈也放起來，號砲也點放響。

青衫客領趙通事，兩巡風架退職武官，如飛奔過巷角，有兩人牽着四匹馬等候。青

衫客眉峯一縷道：「馬不够老二快上，我且步行。」趙通事也不推讓，飛身上馬，豁刺刺跑出村外。青衫客又催餘衆上馬，看馬的副手道：「不用，我哥可與這死鬼合騎一馬。」即催兩巡風各騎一馬，却將退職武官架在另一匹馬上，請青衫客跨上去，用繩勒著武官。看馬人從後代打一鞭，這馬如飛奔去。看馬人然後取叶子，連吹數聲，後面接應人聞聲忙大呼嘯回應，八個人湊到一處，響空連放數槍，悄悄的退出去，一抹地奔到一座樹林裏。

林裏青衫客領袖，趙通事，退職武官，和幾個副手，都嚴陣以待。一見全部人數到齊，不暇問訊，急急出動，七匹馬兩輛汽車乘黑夜裏，直往西南跑去。後面槍聲如驟雨驚雷，打個不住。聯莊會只信是考古團潰圍襲村，却悞認方向，彈彈都打到孤峯山脚山腰。孤峯上考古團，陡聞槍響，唯恐民團偷襲，也不能顧惜子彈，開槍俯擊，無意間倒收牽掣之效。青衫客一行，駛車驅馬，絕塵而逃，早出離危險地帶。聯莊會通宵擾鬧，一個奸細也沒捉着。事情緊急時，只顧鳴鑼糾衆，開槍拒敵，直到天將破曉，才發覺關

帝廟東廡內俘虜，已然脫逃。屋內餘烟猶濃，氣息刺鼻，那四個看守人，都躺倒地上。人事不省。會首和幾個壯丁，站在屋中尤自覺頭暈。連忙開窗放入新氣，用冷水灌救四人，研問俘虜逃走的情形，四個人全說不出。後來察看後廳和情形，雖已料到必有外人偷進，至此却也沒法。只得再遣精明強幹的代表到會探探動靜，再籌善後辦法，這裏仍派人圍住孤峯。

會首的意思，想這兩個俘虜，既已逃出，一定盪赴省城，找官府動交涉。事關洋務，對於民團必有不利，因此非常焦灼。連夜召集各村莊會首，計議妥善方法，大家想着，這事情已經擴大，遲了不如早了，延緩不如速快。當議定派能言之士，上山與考古團議和。各會首推定本村一位門館先生，姓沙名叫奉先的做爲聯莊會代表。將議和入手方法，和議和條件，先計議好了。會首說出一個訣竅，大凡與洋人交涉，最先一着須將通譯洋奴對付好，省得他調唆破壞，於中搗亂。對付此等人，這可動之以利，悄悄的許下他幾個錢。沙奉先點頭道：「這個知道，我們不懂洋話，總得先找洋奴，當然要買防他

○」至於議和條件，議定的我們聯莊會即日解圍，解圍之當日，考古團立即出境，不得在村近逗留。至於雙方死傷人數，各不給付恤金。聯莊會願意將俘獲的爬行車，退還給考古團。考古團却不許再動交涉。最後讓步，即以此爲限。東新莊會首又說：「倘考古團不肯私休，便可告訴他們，聯莊會有衆二百餘，人人動憤，決將尅日大舉攻山，勿貽後悔；預料他們彈藥不足，糧食將盡，水道又不力便，自然亟欲逃出死地。所怕他們藉端要挾賠償懲兇等事，那時便可恫嚇他們，這裏也傷了許多人，一不作二不休，我們趁官面沒出頭，我們人多勢衆，一旦破山，必個個活埋滅口，趁早別妄想搬兵動交涉，妄想官府來壓制我們，要知我們多方布置，四面包圍，你們暗遣人潰圍送信，自謂解圍有日，報復不晚。老實告訴你，一個也沒跑，都讓我們捉住打死了。就算跑出此村，都會郊外，我們還有埋伏，城裡也有人臥底，好歹會刺殺你們的，決不讓你全身出離中華土。用這等話點破他們的想算計畫，他知絕望，必然應允。」西莊會首道：「還有，須防他們在圍中百說百依，出籠後反噬一口，却是不了，必教他們在議和書上，自認過錯，

自承在井中撒毒，情願立即出境。」舊東莊首領道：「還有一節，怕他們疑畏我們，不信議和的話；或不敢出圍，或竟亂開槍，不容涉先生上山怎好？」沙奉先笑道：「這倒不妨，我自冇辦法釋其疑慮。」

於是議和之計已定，即日執行。沙奉先打點一切，手執白旗，空身到山口，費了多半天功夫，才由考古團持械守山的團員，找來司機王二，下山腰與沙奉先答話。將來意說明，王二心中暗暗怙愒，立允轉達。回到山頂，與田晉司魯明夷一說，果然兩人大動猜疑，都害怕上當。若果解除武裝下去，正如猛虎離山，豈不受害。這一猶疑，顯出司機王二來了。自趙通事三人走後，考古團並不曉得一個已死，兩個一度被擒。心想着雖然凶多吉少，可是沙奉先所說三個潰圍的人全被擒殺的話，出自敵口，他們自然不敢深信的。十幾個人心中着急，恨不得立刻出圍，却又真真的不敢冒險。正自互相商量，猶豫難決，現在和使已在山前，還是拿不定主意，司機王二在傍冷笑道：「何必如此，先把和使讓上山，聽聽條件，如果有保證，準我們武裝成羣下山，再有他們的質子徒手伴

送，自然上不了當。」

原來王二初進考古團當司機，本自承不會說洋話，爲得是好偷聽他們的密謀，不致惹西人防備。自那天遇變，一着急走了嘴，便再隱瞞不住，只好承認懂洋文。趙通事走後，無形中他代替了通譯的職位，成了全材的識途馬。當下王二說出主見，田音司首先贊成，便派兩個團員，兩個司機，攜帶手槍，下到山口，把聯莊會議和代表沙奉先，繫上黑巾，引上山頭。在三官廟內，開起談判。司機王二，和魯明夷，担任正副譯員。田音司與一個西籍團員，做了考古團議和代表，其餘團員，仍分守前後山，以防聯莊會挾詐攻山。從當日下午，直議到次日晌午，雙方意見大致接近。考古團已將全體人員的意見徵詢過了，只贖起草條件和簽字。於是沙奉先告辭下山，回去報告。

這邊山上，仍由四個團員送回山口，聯莊會二三十武裝團丁，早在山脚那邊等候，急忙迎接過來，同到關帝廟。見了三莊會首，細問情由，沙奉先將經過情形，仔細報告一遍。考古團那方面，情願不索賠償，只求三個條件，（一）屆期解圍，須十五里以內，

沒有武裝團丁。(二)準許他們乘爬虎車一齊下山，並携武器自衛。(三)由聯莊會派代表五位，徒手護送出境，決不逗留。東新莊的會首以及代表拍案道：「好狡猾的東西，那裏是要人護送，他這是要三個押當，不成不成，你們誰願意作當頭。」沙奉先變色不語。西莊會首忙道：「第二條倒沒甚麼，第一條教我們十五里以內解除武裝，這也使不得。」東新莊會首道：「這倒不要緊，他們的意思是怕被還擊，我們可以將沿途的哨卡暫時撤開，只要路頭看不見拿槍械的人就行，反正他們不會分赴各處調查的。」東莊會首道：「這本是。麻桿打狼，兩頭害怕的事情無怪他們疑慮防範，依我說，只要沙先生真看出他們是亟欲出圍，誠意謀和，退十五里就退十五里，護送就護送。」西莊代表道：「那一位肯徒手護送洋人出境。」全場齊說。「我可不幹。他們十好幾枝槍哩。」說到這裏僵起來。各會首相顧再商。半晌不定。

還是東新莊代表說道：「沙先生辛苦一趟，就說第二條我們全應了，第一條沿路哨卡全撤，保証通行無阻。第三條只能由議和人從山頂伴送到山脚……沙先生以為如何？」

「沙奉先默想一過，這倒行得。即問大家，大家同意，沙奉先歇息半日，次日持白旗上山。直至下午方回來，報告大家，說一二兩條全解決，第三條考古團很放心，務必要求派人同乘汽車送出境外。聯莊會各代表先詢團丁，許下重賞，仍是沒人願去。東新莊會首勃然大怒道：「管他呢，咱們攻山吧。」西莊代表也說：「煩沙先生再去議一過，我們這邊，決計不護送，倘他不肯，我們這就攻山。」

聯莊會在座各代表相繼發言，決定考古團可以武裝下山，聯莊會可以沿路撤防，但決不派人護送。遂根據這個意思，將議和條件寫定草案，前者叙起釁緣由，雖出悞會，却歸考古團負責，末後便是這三個條件。沙奉先宣讀一過，大家同意，連忙又赴孤峯，與考古團磋商。他們那邊也草出西文議和書，還是堅持護送。雙方交涉事眼看破裂，忽然間，東新莊來到一青衫面生人，拿着一封信，要面見聯莊會首。各會首其時正齊聚在關帝廟，立刻將送信人叫進來，大家全不認識此人。細細盤問，此人說是從城裏來，係奉聯莊會派往省城探聽消息的代表何子良所差，有極機密的信息報告。各會首急拆信一看

，不覺大驚。信中說得省署收發處秘訊，有外國旅行團通譯，和一西籍團員，由駐省外國領事，領來拜訪省當局和交涉署，具說該團與地方民團發生糾紛，以綁架圍困的罪名相誣。當局一聽是得罪洋人，非常焦灼，立遣省署參議督署副官長，交涉署秘書，起程北來查辦；隨行有省防軍一隊，騎兵一百，步兵一連，機關槍兩架，現已動身，不日到村來。看那舉動，怕要鬧大，得訊後望速速打點，最好消滅證據，將圍困山中之西人，先期釋出才好。西莊會首將手一拍道：「如何，老百姓一定要吃虧的。」那送信人插言道：「臨來時，何子良先生告訴我，教我務必先期趕到。省防軍以勦匪爲名，不日即來，請諸位快快想法子將考古團放了，最好把他們誑出境外。還教我趕緊回去，要將咱們的辦法結果，寫覆信梢回去。他一則好放心，二則打算得用力處就用力，托人設法轉圜。信中還附着一筆，要請會裏籌一點款，交我給他帶回。」

衆會首聞言再看信，果然末一頁提到用款，至少先送五百元來。聯莊會急忙寫回信，提現款，打發送信人反省。這邊立刻取回倔強態度，請沙奉先再赴孤峯議和，不管對

方條件如何，總要他們立刻下山出境就好；但須不動聲色，已交涉定的有利條件，也不可再放鬆，怕他們得寸進尺，翻臉刁難。沙奉先長嘆一聲，立即帶着議和草案上山。談吐之間，力持鎮靜。却不道司機王二，早窺破對方情虛，雖爲國家觀念不肯點破，却對全團極力保障，下山決無危險。這樣交涉，只二三小時，便已雙方意見通疏，立刻簽字蓋章，中西文共繕兩本，各持一份。定第二日正午，履行條件。

到這天一清早，沙奉先帶着兩個聯莊會護送代表，持旗上山；所有前次俘虜的爬虎摩托車，也開上山去。雙方在三官廟坐談一刻，聽山下蓬然響了一聲號砲，各哨卡完全撤退，兩代表留在山上做質子。沙奉先陪着田晉司博士，由司機王二，開駛一輛摩托車，先行下山巡看，果然山脚下，空蕩蕩四顧無人，只山口有十數個徒手團丁站着。巡視一周，開車回山。其時考古團，已將車輛行裝預備好，又出二十元代價，向聯莊會借了些糧食飲料。天到正午，蓬然又一響，六輛摩托車、十四個考古團員，和三個聯莊會護送代表，從山上緩緩開下來。摩托車魚貫而行，每兩輛爲一撥，每撥相隔十數丈，竟平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人員，起程逕赴金沙寨。一路却喜無阻，不數日到達金沙寨十數里的一座小市鎮。考古團做了許多好像考古團的工作，直經過兩三個星期，才全體開車到金沙寨。到寨覓寓之後，旋即背着趙通事司機王二等，開始了秘密活動。

原來這金沙寨是有名出金礦之區，一帶荒涼，累年開拓，漸漸人烟稠密，比起避著山莊也差不多，却是地點偏僻，外國人很少見。田音司等每次出外，屁股後必跟着一夥小孩子大人，吵着叫毛子，叫洋鬼子。田音司和幾個西籍團員，便以此為理由，化裝穿起中國人衣服。那魯明夷此行也想合謀發大財；不料田音司用種種方法，逼得他只在窩內看行李。那邊趙通事，看見西籍團員，帶着軍火糧食，鐵鍬軍火種種用具，各人又背着一大背包，裏面還裝着別的東西，乘坐兩輛汽車，自行開駛出去，又在黃昏以後，不帶一個華人，趙通事便早已料透情弊。却也故做不理會，乘夜會着司機王二等四人，找一僻地秘議良久。

約挨到三更後，倏有一條黑影趕來，相距不遠。一擊掌情報：「粉骷髏。」趙通事

忙道：「都。」那人便一直過來。此人正是粉骷髏青衫黨首領胡魯，所有報假信救出衆團員，騙取聯莊會五百元，全是他一人的策劃，他不願考古團半途破滅，還想借洋氣成就自己的事哩。當下歸座，細問趙通事五人所得的消息。（這五人不消說，全是他的部下化裝來的。）趙通事慌忙取出一小冊，遂念誦道：「私測金礦兩處，一在某地某處，約當經緯度若干度若干分秒，估計產量若干。一在某地某處，約當經緯度若干度，估計產量若干。私測煤礦五處，地在某處，產量若干，和測繪地圖草木，計一百四十七幅。又關津險要地帶形勢，攝影共一千八十六幅。最大目的，爲七隻手的寶窟，已被此輩訪得古烏桓國王冠重器，已出土者也得有下落。」草草念罷，交給首領胡魯。

胡魯將副本留下，對五人說：「七隻手的身世，和他的遺產估計，我也探出來了。狗頭金的下落。也打聽着一點底細；只是七隻手窖藏贓物，早預繪有一幅秘密地圖，這圖乍看決不會明白，必須拿他同時寫出的那一頁說明，兩相對照，才能明白。我們如要開窟得寶，必須將這說明書也弄到手，然後才能按圖案驥，手到擒來。如今我們既然探

明這原圖尚未出現，這原圖的副本已被考古團田音司設計出重價買得到手；只是他並沒有得着說明書，若一味看圖覓地，在那地方瞎掘，我料他一輩子也掘不着。但是此圖的說明書，除原本一冊截至現時，尚未聞發現；此外，聽說尚有兩個副本，內中兩個正確，另外一個中有訛錯。這最正確的第一本，是七隻手生前自製以防正本萬一遺失的。第二本却是七隻手的副手儉騰下來的。如今這兩本副本，據北方分黨走報的同線人報告，說是前者已經流落到蒙古王公手內，曾秘密出賣，後來不知結果如何了。後者聽說已經流落上海，被某西商騙去，也恐一時沒法查找。惟一的辦法，只有找那第三本副本，開這副本，是七隻手的情人所私摹，現在他的情婦，已經被刺身死，據官方發表偵查報告，看那舉動，也像是七隻手生前的同黨所爲。却是七隻手的情婦，雖以身殉，這說明書的副本，到底還未被同黨搶去。怎麼見得呢，原來這情婦身中四刀和兩槍彈裂腦洞腹死後，她的住房便閒下來了，沒人敢住。後來經房東大加修繕，又閒了半年，才有人租賃，但已改爲貨棧了。這家貨棧是西商經營的，當然不深知前情。於是兩個月中一連有五

次在夜間鬧賊，賊的手法非常超脫。曾將貨棧翻江倒海價搜檢了四遍，末了還出了一條人命。難爲棧外埋伏下兵警，一個賊也沒拿着。最後想是沒有搜出甚麼來，所以七隻手的同黨，心還不死，又到情婦的墓地上去搗亂。她的屍身早已入棺下葬，這夥賊也不知道有幾個，不久以前，又偷掘墳墓，開棺剖屍。大翻兩過。直過了好幾天，才有人看見，墳裂棺開。棺傍還有一具無名男屍，背後有深深的一道刀傷，頸下也有小刀勒傷，喉管已斷。據檢察官驗得是中傷立斃，不像械鬥，却很像被暗中襲擊的。」

首領說至此，趙通事插言道：「那麼這說明書第三副本，現在何處？」首領道：「這就是我們所當努力的地方了。我已經多方設計，大概不出一星期，便得回音。現在我要交待你們五人的，就是這一件事。你們必須明裏暗裏，留神調查田音司數人的舉動，萬一他們居然得圖又得書，並且毫無阻碍，到達七隻手窟藏之處；當那時，我們便無須另起爐灶，只趁火打劫，給他來一下，豈不省些氣力。」首領吩咐已罷，又問了些事情；看時候過四更，天將破曉，衆人打一照會，紛紛散去，各自分頭做事。

考古團田晉司等，已探明北邊大盜七隻手埋贓的地點，是在金沙塞亂山中，但是，雖得到秘密地圖，却沒有圖本暗碼的說明。經極力搜尋，知道努梁巴魯台盟東四旗蒙古王公索勒古中，確有一本；設法出重價明買暗竊，迄未到手。最近才賄買王公近侍，偷捕了一本，又費一日夜之力，譯對出來，這才偕同退職武官森德，西籍團員惺斯約翰。馬考司數人，乘夜開駛兩輛汽車，前往尋掘。

第十三章

妙手劫行車持才殞命
金墳埋奇寶貽禍貪人

距今二十年前，峯北忽發生劫車案件。此賊單人匹馬，來去叵測。或明搶，或暗盜，或巧騙智取，不一而足。做案纍纍，玩弄警探如小兒；百計緝捕，未能落網。後經步軍統領衙門，會同警廳，秘派着名捕快偵探，發給海捕文書，不限歸案日期，命他們盡力暗探。直費了兩個年頭的功夫，才探出此人外號叫七隻手，本姓關單名揚；他的落脚處，却還沒有撈着。原因他手下只有三個副賊，和幾個小跑。這副賊都是多年同犯，才

能和他會面。像小跑專管探探油水的，只能和副賊接洽，連七隻手的姓名模樣都不曉得。並且就是與副賊聚會，也是單個兒先期預定地點，從來沒有準地方的；他又不常做案。一做就是過萬，直到事情冷下來他再做。他又不要各埠地頭蛇交往，所以很不容易捉他。

直到五年前，七隻手又出來做案，不幸在交際明星梅四姑娘家，露出點馬脚。當時包圍他，卒被兇脫。他若稍稍斂迹，也不致陷於死地。不想他過於胆大，太蔑視官人了。七隻手三繞兩繞，將官人拋開之後，一遛上了津浦車，去劫那銀行會計。賊雖到手，他的面貌，已被官人識得，直追到濟南，將他包圍。軍警圍火車站滿，喝命舉手。好個七隻手。他果然雙手會開槍，連珠彈一般，將軍警打退。他一躍下車，奪路待跑；因一時懸疑，致被一個二十多歲的偵緝隊捨命抱住，喊一聲，「快來捉住了！」軍警一擁上前，七隻手左手一槍，打中抱他的偵緝兵，右手一槍打中開先上前的警兵，已經掙出身來。軍警大驚，喊一聲，劈劈拍拍，快槍手槍盒子砲一陣亂打，將七隻手和那抱他的

偵緝兵，一齊打死。七隻手既死，他的遺賍，遂埋沒於塵寰，大爲野心人所注意。這其間居心掘藏盜寶的人，不知有多少犧牲了性命，仍是一無所得。

話說大盜七隻手關揚，劫車戕生，他的遺賍究有多少？現存何處？轉落誰手？一時都沒人曉得。官方曾從七隻手屍身上，搜出一張羊皮紙，夾在一本小冊中，已被槍彈打穿一洞，彈擊焦痕頗大。小冊上頗有些紀載：富戶豪家的姓名住址和住屋建築形式，多有記錄；並有一大些日期地點，下列著密碼暗號。那張羊皮紙，上面畫着淺藍色圖形，三個箭尖直指三處黑點，可惜已燒焦了一大塊，燒焦的地方，却又透出紫色。經官方交給專家鑑定譯，猜想日期地點必然指得是做案得賍的時地，賍物名數全是隱號。於是又經熟悉盜案的人，兩相參究，驗明上海富商著名大流氓的二小姐，曾於某地跳舞會中，失去珠項圈一個；而這地點日期恰和七隻手小冊中所記的一條相合。從此推測，珠項圈一物，乃是用川柳二字代表，正是不解他的用意。下面還有幾個暗語，據專家說，大概是記載賍物如何銷放的。計有私存己手，攤給副賊，價賣，贈送幾項。頭一項暗號最

多，却畫着箭尖和口字回字品字。官方百計尋究，總弄不清，也就無形擱置了。

不想此冊沒收入官之後，忽然賊庫失火被盜，別的沒丟，單單此冊失落。經嚴緝縱火兇手，才知庫吏受了一個時髦男子的賄買，犯了監守自盜的罪名，那七隻手的小冊和羊皮紙，已經交給那時髦男子。那時髦男子却又石沉大海，沒處撈摸，這才覺得小冊皮紙必然記載着重大秘密；不然賊人決不肯出二千四百元代價，買動庫吏。偵緝隊爲此事提起興味，懸賞探訪，忙了些時，一點頭緒也沒有，只得又無形擱下。

不想在此恰當，北京城裏，忽發現一件兇殺案。在打磨廠一家旅館內，有一姓呂的旅客，逐日晝出夜入，鎖着房門；忽一日房門逾時未開，經人撥開門扇看時，這旅客已不知被誰刺死了，橫屍地上，肋中一刀，却夜間誰也沒聽見驚吵呼救聲；再看屋中什物行囊，搜得天翻地覆，也不知丟了甚麼，現錢却有三百數十元，好像分文未動。經警廳法院，將屍體拍攝出照片來，招認哭主，剛剛公布了兩三天，便有幾個不尷不尬的客人，到這肇事的旅館投宿，都轉着灣子探聽兇殺情形。那偵緝長忽然靈機一動，密遣警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乘機轉盜。覺得如此辦，最爲省力。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北京探長邵劍平，爲了種種大案，也帶着二十多幹探，由北京密雲跟踪下來。這一番明爭暗鬥，勢不可免。

單說七隻手的遺賍，究有多少，這連七隻手的情婦，和他的餘黨，也都不知道詳細。就是七隻手生前，也只估計着約值二百萬，至三百七十萬罷了，確數沒有人能斷定。原因他所盜竊的現鈔，和有價的金飾，多隨手花用了。惟珍玩古器美術品，最出名的像那狗頭金，古烏桓國王冠璫玉獅鑽帶等物，還有唐人書畫古鼎唐美磁，都是他二十年來陸續偷騙來的；一者等候善價，捨不得輕易出手；二者怕重寶出售在國內，容易透露風聲；三者他也很有骨董癖，便都埋藏在兩個地方，自己常去把玩，碰巧了才賣給西商。他又爲防止轉掘，擇地甚僻，窟藏甚秘，並特繪兩圖，以備遺忘。當日哄傳流落在外的秘圖，只是藏寶最多的一個秘窟，那一個秘窟的地圖，只有青衫黨知其下落，却還不能想算到手。

看官或問，七隻手是怎樣一個飛賊？他如何專偷這些東西，難道一個走黑道的人，竟會天生高眼，能賞識骨董不成。却不知七隻手的出身，正是個骨董行家，古磁銅舊書畫，都能鑑別。原來七隻手姓關名揚，乃是熱河承德人；他自幼孤零，父親早故，隨娘改嫁，流落到北京一個古董商人。這古董商，姓楊名四杞，並不是有大資本的行商，也不是大掌櫃，楊四杞只是個專跑古董合的腿子。他眼光是高的，手頭却窘。所以落到著名骨董肆博古齋舖內，當一個跑外綽的夥計；人既能幹，勞金很豐。他就替博古齋看貨估價，也有西商和北京旗籍舊闊，委託他收買和出賣的事務；又頗懂幾句洋話，在北京骨董商這一行業裏，楊四杞頗負著善拉洋綽的名頭。後來楊四杞病歿，以一個古董舖夥，遺下資產，竟達四萬餘金，可見他是個能手。但楊四杞的長子，爲人更來得，當他爹蓋棺下葬之後，使個方法，便將繼母關氏母子趕逐出來。關揚年甫十六，却有志氣，就奉母搬出楊家，自立門戶，遂復關字本姓，却單名一個揚字，無非紀念後父楊四杞十年養育之恩。

關揚奉事老母，自求生路，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古董肆學習生意。因爲他家貧，又不是正當學徒出身，在肆中地位很壞，同夥都另眼看待他，如此四年。他爲人利口善辯，雖已出師，却得罪不少人。忽一日舖中失盜，疑來疑去，疑到他身上。接連又失竊兩次，所失有限，舖中却七嘴八舌務要根究。過了半個月，掌櫃竟託辭將關揚和另外一個夥計，一齊辭退。理由雖是說：「生意清淡，用不開這些人。」却是那個夥計手不穩腳不穩的話，已經傳播開；關揚既與他同退，也洗不乾淨。索性北京別家骨董肆，沒有一家敢用他倆的了。

關揚失業落魄，逼得他別無生路，只得自擺骨董攤，胡亂餬口。經過一年有餘，因他性情豪縱，頗能識貨，敢冒險出重價，共問也不免上當，却月月結算起來，頗能賺幾個錢，用來養活他寡母和他自身。當此時他已染上嫖賭嗜好，爲人越覺狂放，但是用錢待人上，是很慷慨的，也交結下幾個朋友。不想他老娘轉年久病謝世，醫藥喪葬，耗費甚多。死者入土之後，生者已四壁如洗。關揚年已二十二歲，不得已折變傢具，攢湊少

許資本，改擺了一座小小破爛攤；也不時担筐打鼓，收買破銅爛鐵。他性好花錢，手頭太窘，一來二去，覺得這正經營業，賺到的錢抵不過借來的印子錢。

那時京城尙屬繁華，街面上小竊扒手很多。偷來贓物，不敢逕上曉市，自然多找熟識的小骨董攤，一文不值半文，就變賣了，關揚起初循規知法，不敢收買贓物；乃因一時失眼，悞買了豪家奴僕偷賣的一件古玩，不幸抓到官廳，追餘贓交原犯，頗受牽連。關揚少年氣盛，這一懊惱大病多日，生活越發支持不得；便一發狠想道，「真沒有好人過的日子。」至此立反常態，有那小絡扒手偷來的東西，他公然出廉價收買，有的修飾一下，立刻賣出。有的存在家中，過些日子，再變方法賣給外國人。這一來安然很賺錢，那小偷兒操業雖卑劣，內中也有性情慷慨的，彼此時常交易買賣，便與關揚有了朋友交情，耳濡目染，偷竊的訣竅，也漸漸瞞不了關揚。

有一個小竊笑勸開場改業，並說這年頭兒，明搶暗奪，都是偷飯的人，誰也別笑誰。老弟眼神手法都很靈透，若果出馬，勝似老將。關揚聽了，含笑不答，照常收買贓物。

，賺錢不少，如此多時，難免出岔。

有一次關揚險些打了窩主官司，經傾家敗產打點，才得脫出罪名，却已爲官人所注目，幾個緝探人員，不時找他耍花銷，逼得關揚不發邪財簡直不行了。關揚一怒，當真也吃了這盤飯。那時他才二十四歲，起初由一個慣竊領他走了幾趟，隨後便是他自己動手。做了幾套華麗的衣服，化裝改扮，掩去本來面目，不時出沒於商場廟會中。他爲人靈透，手法頗高，並將廝所搬到東城，單人獨馬，大做緝竊誑騙的營生。

如此多時，有一次犯了案，官人早就知道他，這回將他私刑拷打，榨取他的油水。他越發怨恨，在獄中與一夥徒刑罪犯，習藝作工，偷空兒難友互訴冤苦。說起犯罪緣由，有的因貧賴債，有的窮極詐財，有的偷竊奪騙，大抵是受生活壓迫，或家庭所累，或勢家摧殘。內中並有兩個思想罪犯人，將那種社會組織不良，個人行爲無罪，和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滋泥的說法，隨時向年青難友講道，這兩人慣用冷峭的口吻，單擇那上下層不堪相形的事，拿來比擬着說，說得少年人忿忿不平才罷。關揚性本激

越，飽受這等感化教育，又有事實擺在那裏，因此更激成一種憐貧妬富蔑法抗官的態度。出獄後在北京不能立足，一氣跑到天津。

那時天津已有電車，電車和百貨商場遊藝場，是小絡活動的最好地方。關揚在隱僻之區租間小房廨居，晝伏夜出，大肆活動。但是絡竊偷行路人，所得也就有限，大闊人是撈不上的，他花銷又很大。並且遇見窮鄰舍有難事，他不惜傾囊施助，因此必須天天出手，並沒有許多存項。這一日，時當秋末，關揚穿馬褂長袍，眼帶托力克，手提皮包，到一家影院觀影片。臨散場施展手法，飽攬而出，躍上電車，又在車上絡竊了一隻皮夾，和一塊銀表，方欣欣然到站下車，打算回家。猛回頭後面有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的紳士，亦步亦趨，綴下他來。也是關揚一時大意，只當做偶然同行，置之不行。他自己還是行所無事往前行走。

轉過電車站，到一路隅，恰是一家醫院正門，圍着許多人，不知爲了何事。關揚心想，人羣中更好行事，便挨上來，假做看熱鬧，暗揣肥客。要乘機探囊。却見核心一個

四十多歲短衣男子，由一個中年婦人攙扶，在醫院門口打賦。原來這男子是個窮漢，拉膠皮爲生，不幸撞了汽車，碰壞左眼，失於調治，創口潰爛，毒菌蔓延到內部，以致左眼失明。右眼也昏花不能見物，頭腦也痛烈如劈，直到病象險惡萬分，實在忍受不得，才打聽醫院診治。醫院中人驗視說：毒侵入腦，非施手段割治不可，否則不但喪明，而且喪命。但割瞳孔必須住院一星期以上，將患者的頭嵌在硬枕上，仰臥不動，飲食便溺事事需人，若是病人一動彈，瞳孔內水晶體液狀物必然流走，結果是變成盲人。那車夫聽了一楞，便問不割治，只上藥行不行，次問割後不住院，或住院一兩天，就能好不，又說，我沒有錢。醫院見他可憫，便答應減收半價，麻藥不收費，目藥手術費減半，後又答應住院膳費減半，這車夫依然遲疑，說擔負不起，暗地疑心醫生是嚇唬他，他又愁管自己住院，一家五口怎麼過。醫生勸說再三，後來就搖頭不語，只說隨你便。車夫想了半晌又問道，先生，不割不成麼，醫生道，不割不成，生命危險，車夫又問，割治後保雙目復明麼。您想，我老婆孩子五口，全指着我一個人。惹得醫生不耐煩起來，因貧

免收藥費是可以的，乃至減收膳費也可以的，任何公家醫院，決沒有代養病人家眷的。醫生對車夫說，快打主意，治就是割，不治出去。車夫道，先生，割了以後，不至於更瞎了吧。醫生一拍桌子道，出去，沒告訴你說麼，割了眼，只保性命，不保重明；也有割好了的，也有割壞了的，也有一割倒瞎了的，不治就出去。

原來醫院本來担保他割後左眼通光，右眼如舊。他越問越麻煩，越左瞻右顧，又要治病救命，又要養家吃飯，惹得醫院看護，將他扶出來。他一看這樣，又想着還是治好，站在醫院門前不走。一羣病人一羣行人圍着他，相勸他責備他，說比如你毒入腦部，一口氣死了，你還顧得了家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窮人沒法子，只好狠一狠心，只當你死了，又一人說：「現在你是治病保命要緊，老婆孩子暫且丟開不管吧。」車夫却又哭聲說：「小的才十個月，還有四歲的，七歲的兩個，最大的才十一歲，拖累得他媽也出不去門，全指我一人，我養起病麼。一住七天，準得全餓死。」說着掉淚。那婦人挽着他，低頭不言不語，也不代丈夫打個主意，也不說：「你治吧，我們餓不死。」

「她只是發楞，原來她已經四五頓飯沒吃飯了。那圍觀的一夥人，七言八語，有的勸車夫忍痛暫拋妻子，有的自述割眼的仰臥七天難過的經驗，車夫夫婦依然猶豫不決。醫院夫役又出來發話，不教擋着道。」

關揚在人羣中，只顧揣摩客人肥瘦，初不理會。後聽閒人們嘲笑車夫沒主意，眼看要死，他還戀着妻子。關揚這才注意，心想這小子必是個戀家鬼。便分開衆人，挨到車夫身旁，一看他那左眼，全部眼臉潰爛，眼珠外翻，赤紅如血，從裏淌出膿血來，多半邊臉都腫了，右眼臉也赤腫，已封住睜不開，車夫面目黑瘦已無人形。又看其妻，也面貌枯黃，問起來才知左眼碰壞二十多天了，若是早治，這樣硬傷，眼珠沒流，也不過透日敷藥兩次，六七天便可全愈。挨到這時，非割開不可；並且再不能耽誤，否則必然喪明廢命，真是傷心慘目之至。

關揚不忍，略一尋思，便掏出皮夾，將車夫領到醫院，與醫師客氣了一陣，所有醫藥費全免收，膳費減半，由關揚捐助，先付五元，不足之數，明天補送。關揚又拿出六

元鈔票，九張角票，交給車夫之妻，說你們五日，節省着過，大約也够一星期用度吧。車夫夫妻喜出望外，連忙叩謝，並說：「這有七塊多錢，足够半個月嚼穀哩。」高高興興到眼科手術室割治去了。

關揚做了這件事，心中痛快，出離醫院，又到別處熱鬧場行竊，連做了幾手，這才罷手。找到一家酒樓，吃了晚飯，僱膠皮車回家。原來他平日僱車，從不直抵家門，約距里門老遠的，他就下來，再步行踱進去。這次也照例下車，緩緩繞着小胡同，走了一圈，然後前後四顧，都無可異；便要舉步進廂，就在這一回顧時間，忽見那中年紳士驅車趕到里門，向這邊一望，也一躍下來。關揚心中有病，不覺砰然一動，忙鎮攝心神，慢慢走着，那中年紳士也慢慢走來。關揚不敢進廂所，順步踱到前邊胡同裏去；那個紳士居然緩緩踱過來，到一民宅前，忽然駐足觀望。關揚偷眼看時，整整是他自己廂所。只見紳士端詳一回，也踱到這邊胡同來，和關揚不即不離，緊緊綴着。關揚大驚，急急踱步出巷，東鑽西繞，一陣亂竄，滿想將紳士拋開，那知猛回頭正在身後，竟拋不掉。

並且直衝着關揚這邊笑，關揚越心慌，便打算拋賊往租界跑，遂急走幾步，到一僻靜胡同，剛剛探手衣底，不想那紳士趕過來，已經開口，先笑了笑說：「朋友留步。」關揚順着他眼光一看，四外無人，當然是對自己說話了。扭頭就要裝不懂走開，那紳士搶行數步，大聲說：「前面走的朋友，別忙，我有話。」關揚急將胆氣一正，沉着回答：「做甚麼？」紳士一笑：「朋友不要詫異，我有話說，剛才看你救那車夫，很佩服，就是閣下在熱鬧場施展的手法，我也很佩服，我有幾句話對你說，說別多疑，最好你拿我當自己人「保沒岔錯。」說罷一握關揚的手道：「來，咱們到這邊談談。」關揚不由自主的跟了過去。三轉兩繞，到一門前止步。關揚抬頭看，正是自己的廝所。不曉得那個紳士，怎麼就知道，心想一定要遭事。只見那紳士，一舉手讓關揚前行叩門，一直到關揚廝所落坐。

關揚惶惑。幸他胆氣素豪，便問：「先生你我並不相識？你找我有甚麼話說？」那紳士看了看屋中舖陳，含笑不答。却劈頭問道：「你做這生意幾年了？」關故作不懂道

：「我麼，從十幾歲學上骨董行……」紳士失笑道：「我不是問那個，我問這個。」說着將自己的馬褂夾袍一撩。關揚注目一看，恍然大悟，這才放心。却又納悶道：「原來是老前輩，因何識得在下？」紳士道：「且聽我說，我適才見你的手法倒也麻利，就只差一點火候，還不能暗中揣摩肥瘦。老實說，這種白日鼠行業也太沒意思。剛才我見你做事很慷慨，必是個血性人，迫不得已操這行業，我打算傳你一點別的藝業。不過，我不能白傳給你，你藝成之後，必須幫助我做一件事。」關揚至此，大放懷抱，便請教紳士的姓名年貫操業。紳士都略略說了。

關揚這才曉得，這個紳士，乃是關東大盜，也是小竊出身，却善使火器，在關外做了許多年無本生涯，後因同黨火併，被官兵勦辦，有人猜疑是他告密賣友，餘黨大怒，便要一搜二審三公決。他負氣不理，上了吉林。同黨便宣告他該處死刑，暗遣刺客，要殺他滅口。這老人生性強梁，欲辯無從。他焉肯束手待戮，竟將刺客弄殺一個，這才化裝逃難。初到審陽，險些被捕。又逃到秦皇島，渡海過山東，總有人跟蹤他。他這才到

天津，改做偷騙營生，聊以餬口；不想他的仇人又要陷害他。他的繼室之妻，潛藏鄉間，竟被仇人擊死，還留下恫嚇書。老人痛恨已極，竟欲邀助，雪此前仇。費了許多功夫，物色絕人，數月來他潛蹤關揚多次，認爲關揚手法敏捷，人性慷慨，是後起之秀，可造之材。這才登門相訪，吐露真情。關揚驚喜過望，便拜老人爲師，從此兩人日夕盤桓，傳習技業。關揚學會了使火器，雙手能開槍。又學會了做造文契，及模仿各地方言，又學會夜行術。但他年已二十多歲只能學到輕矯迅快四字，穿房越脊之能，非童工不可。所以關揚對於這手藝業，覺得差池些。

關揚本會假造骨董，自與老人盤桓六年，胆氣越大，手法越高，六年後竟不再做市竊白錢，改做穿窬穴壁。又漸漸由暗竊，改做單人雙槍，劫奪行人，專在火車上做買賣。那時他早已幫助老人，報了舊仇，他成了老人最得意弟子，這是以前的話了。那關揚有如此身世，有如此遇合，既練成識貨的眼，又學會盜貨之能，所以後來做案，都是盈千累萬。到他四十七歲上，既廣積盜贓，依理應該洗手；他却彷彿有賊癖似的，偶遇到

過路財神，不禁躍躍欲試。竟於這一年，貪不知止，劫車戕生。可憐他數百萬遺賍，埋沒荒山，沒人享受。這才引起中外野心的人紛紛覓圖探險；各聚徒黨，設計盜掘。

單說考古團一行，那一日在上海尋得秘圖，糾合人衆，以考查爲名，北上赴熱河。一來查勘埋賍之所，二來訪求秘圖說明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內蒙盟旗王公手中，弄得一份說明副本。然後由田音司率四個洋員，乘兩輛汽車，前往盜掘。華籍團員，自魯明夷以下，都被拋在金沙寨客舍裏。這日正是夏末秋初，天氣涼爽，田音司四人，自開汽車，逕赴金沙寨北境，一座荒山裏。此處四顧荒涼，渺無人跡，長林豐草，秋風吹得簌簌驚人。田音司將爬虎車停在林中，取出帶來的食物，飽殮一頓；然後打開秘圖和說明，細細勘對。

原來這金沙寨本是古烏桓國的最古時候的國都南郊；到了漢末三分時代，烏桓國勢力彭脹，才遷都到避暑山莊。魏武帝北征烏桓，就是出古北口，打到承德附近而止，並沒到過金沙寨。金沙寨既在近年，發現金礦，便有人投資發掘礦產，計打了兩座礦穴。

却不料這一發掘恰好正發掘着烏桓國故都廢墟，起出重二十五斤的一塊赤金，情形如狗頭，就叫做狗頭金，乃是難得之寶。當時礦夫隱匿不交，費盡心思，將此金埋於沙底，自隙盜出，藏在一棵樹大杈桠上；杈杈中心有一孔洞，他把狗頭金安放在內。幾年功夫，此金嵌在樹枝上，礦夫伐樹，做成大頭手杖一條，正想盜走，不知怎麼被人查出，礦夫因此廢命，教廠主給活埋了，手杖落在廠主之手。旋又掘出烏桓國王冕國璽等古器，事爲闢揚探悉，他便施展手法，一股腦兒盜來，藏在金沙寒北境荒山中。這座荒山山麓，其實就是古烏桓國的夏宮；雖被風沙湮沒，亂草覆蓋，却遺墟尙在。

那烏桓國雖是遊牧民族，但一個國王的夏宮，自然也仿漢族建造大廈，由荒山山麓，上達山頂，全是烏桓王避暑之地。在當初都是用大石巨木，建築了許多不倫不類的房舍堡砦，又借自然之勢在山半加建石堂隧道。後來烏桓國勢寢張，趁中原多故，舉兵南侵，漢族向來不注重邊防，便被他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直侵佔到古北口密雲縣境，就在承德，另建國都。金沙寒荒山，日久漸廢。後來魏武帝北征，才將烏桓國威焰挫下去，

却是熱河承德，從前成爲華夷甌脫地。那時便被烏桓佔有了。滄海桑田，年深代遠，承德繁華起來。金沙寨就荒廢起來。直經過一二千年，清人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莊，明爲避暑，暗則鎮懾邊圉，承德更成爲要區，金沙寨越沒人提起，索性連地名也被人遺忘。至於烏桓國故國的夏宮，一千年兩千年，早坍塌得沒影兒了，亂草叢生，人烟絕跡，狐兔爲巢，樵蘇不到。如此多年，忽然發現金礦，這才又有人居，地名便改爲金沙寨了。

却不知怎的，被關揚尋幽探勝，找到那座荒山的石洞隧道，沙積塵滿，依稀可辨。關揚大喜，自費了將四個月的功夫，細加搜尋，竟於山半找着絕大一座石室。這石室有兩條暗隧，一條後道，隧道繞山半匝，下通山根，後道於斷崖峭壁中間，迤邐而上，直達山頂。山頂另有眺望高台，却已坍塌。關揚苦心焦思，用方法購運大批石木工料，卸在金沙寨北境，另僱車馬轉運到山後二十里外。隔了半年，另詎來山東工匠農民多人，許以重金，責以守秘，將工料運到山前，遂把石室地道重加改建。改建已畢，將工匠農

民，運送回籍，連地名方向，都沒教他們知道。又隔了數年，關揚便將私儲財貨悄悄運來，保藏在地室內。只是他並不懂得機括消息的製作方法，也無非尋個僻秘地點，嚴密窖藏起來罷了。又過了幾年，他的盜賊漸富，遂出重金，委託上海西商，在海外定製保險箱多具，安置在地室內。這地室原本直通山頂，有一瞭望台，却已坍塌，關揚重新修葺了，加安鐵閘鐵門，另有機關槍一架，以備不測。凡此布置都是關揚和他老師那個關東大盜，和兩個同門，七隻手自行布置的。就是埋藏的計畫，也是他老師出的主意。最初動機，原為避仇，隨後將仇人剪除，便用為藏鐵和避官人耳目之所。那裏面收貯的財物珍玩，還有他一半是老師平生擄掠所得的東西呢。他們師徒四人復仇之後，原說在此隱居，後因採辦食糧不便，每年只在夏季，到此避暑。

後來臨到關揚三十九歲的時候，他那老師的仇人，有個侄子，已然長大成人，奉他伯母臨歿的遺囑，對靈牌起誓復仇，冤冤相報。費了六七年的功夫，潛尋他那老師關東大盜的下落，恰巧遇見一個雙盲目的老頭兒，正是舊日同夥響馬；又恰與關東大盜，為

分脏不勻結下私讐，便一五一十將實底告訴了那個侄兒，又把關東大盜數人同攝的照片尋出。這小夥子得到怨家的照片，便苦心焦慮，設計尋索。於是關東大盜，有一日策馬閒遊郊外，兩人狹路相逢，出其不意，被一槍打落馬來。關東大盜年已老大，痛不可支，饒這樣還暗暗掏出手槍，等到那個侄兒又放了一槍，打中下部，斷定仇家必死無疑，便從林後跑來，打算對腦海再幾打槍，以解心頭之恨。不防他一俯身，老頭兒在血泊中——抬腕，砰然一槍，火光四射，那侄兒狂吼一聲，撲地栽倒，整整斜十字躺在關東大盜胸肚上。兩人熱血迸濺，也分不出那是仇人血，那是自己血。關東大盜傷在背部和腿根共兩處，這復仇少年傷在面部，由面頰斜貫口腔，直穿後頸而過，全是致命傷。那少年昏憫中伸手去抓仇人，關東大盜何等勇健，無奈年高氣衰，又流血過多，兩隻眼險被摳出眼珠來。他狂喊一聲，努力一掙，兩手反摳仇人。恰巧扣住敵喉，兩人在血泊中，打滾，肉搏，流血，嘶氣，對抓，對咬，那個侄兒狂張着嘴，滿腔熱血，滿腹的話語，想要傾吐出來，却只有口難言。他很想大喊一聲喝道：「呔，仇人，你還記得十年前在關

外，被你手刃的那個同夥麼？我是他侄兒，我是他嫡親侄兒，他的侄兒已經長大成人，要報仇雪恨，我我我現在，拚給你了，你要明白，你死在誰手裏？」這些話在他心中打轉，努力想表白出來；無奈彈傷頸部，一張嘴血噴出來，只賸得長嘶怒喘，半晌說出：「報仇。」兩個字。只見他抖了抖，血溢不止，瞪目絕氣而死，滿臉恨怒不釋，兩隻手還緊握着敵人手。這當兒，壓在他屍身下的關揚恩師，那個關東大盜，早已傷重暈絕；兩隻手可還把抓仇敵，這兩個死對頭，竟如此僵持着同時畢命在郊野。

關揚的恩師既被仇人所殺，他的遺孀，落後承襲在關揚和兩個同門手裡。他三人秉承亡師垂訓，雖然分道揚鑣，各幹各人的營生，却是劫盜所得的貨財，除花用之外，凡有墜手的，不容易銷售的，不若立時出手以防敗露的，皆聚攏來，存貯在荒山地室。又過數年，關揚的兩個同門，先後遭事殞命，大師哥是在交漢輪船，遇見勁敵，開槍威嚇，雙方交戰，失足落水，淹死在大江以內。二師哥在奉天夜入豪家，潛偷金票，却不曉得人家那隻保險箱，有特別機關，被他弄壞暗鎖，撬開箱蓋，方低頭探手去取箱中之物

，不防觸動暗簧，砰然大響，七粒子彈從箱中打出，他頭蓋也碎了，胸頭也穿了，登時殞命，死在保險箱之前。

二同門既死，只賸關揚一人，單人匹馬，遊蕩江湖，作那無木生洪。他爲人機警不過，不專做穿窬膝襖的買賣，也設局巧騙，也脫售做古董，也收買古器，於看樣時，巧爲仿造，用托梁換柱法，驅取真物。門徑很多，做法不限一端。以此所得賍物，倍勝於人。他手下不結同伴，却物色了三個副手，專備行驅時「點驗」；又用幾個小跑，只管傳通消息，根訪財神。臨到設計動手，必定單人出馬，再不結夥，以此保得住秘密。十年來創出個七隻手的綽號，言其比八臂哪叱，只少一手活，可見他聲名遠震，不愧爲北方大盜。

這七隻手積賍萬千，一一埋藏在金沙塞北荒地室內。直等到金礦發現，才有人另起新名，因此山恰在金沙塞北，便稱爲北高山。關揚掘窖藏寶，繪圖備忘，將爲此山另起異名，叫做聚米峯，地道叫做套龍穴，石室叫做鬼子窩，瞭望台叫做珍珠頂。乃至山中

一峯一畦，山脚一岡一坡，他都私造下名稱，測量了道里方向，然後繪成秘圖，他自己一目瞭然，別人看了，就莫知所謂。這是他一番深計，預防他人勘破秘密按圖盜掘。關揚並在山脚對面亂林中，覓得一顆古楊樹，在樹前理一大青石，大青石上鑿着雙十字，算爲秘圖定方向的標準。圖中所寫南北四至，全不是正南正北。乃是當正午的時候，站在古楊樹下，大青石上，雙十字上，半邊臉對着太陽，眼光所望之處，算是正南方，脊背所向處，算定正北方，左右手分東西，四面八方都是這樣推算。至於道里尺寸，秘圖上也是用得暗碼，內中所記丈數，其實是一步五尺爲單位，所記里數，其實是半里爲起碼。並且數目字，末尾若是單數，必多補一個零號。若是雙數，必多補一個五字。所以那秘圖雖明明記載着埋藏財貨的方向道里，許多數字；却是照樣發掘，必然一無所得，而且舒出好幾里地去，這都是關揚師徒二人想的方法。但是大青石所定方位，只指出地下室暗戶的所在，到了暗戶之前，另有一塊大石，上面也圖着雙十字，人再站在十字上，面對着瞭望台，畫一直線，限要四丈九尺長，再在盡頭處，畫一縱橫五尺的正方形，拿

這方形四角，定了東西南北，然後按圖索驥便可尋着一隻鐵箱，到地室中，見鐵箱中另有一圖，這圖才畫着藏寶之所。凡此曲折，無非關揚師徒全在時，預備彼此互用，以免遺忘。到後來七隻手也劫車廢命，秘圖說明有一兩份流落人間，引起各方覬覦。

單說考古團按照秘圖，尋到金沙寨北高山的時候，七隻手的餘黨早已先期趕到。原因考古團被民團圍的時候，魏黨已晝夜攢行趕到此間。他們一共湊合了四個人，喬裝逃荒難民，圍繞北高山搜尋，因沒有得着正確的秘圖本，果然錯尋出五六里之外，亂掘起來，一無所得。那考古團田音司數人，將華籍團員丟在金沙寨店中，忙着先將落圖譯註明白，這才會集西籍團員共五個人，分乘兩輛車直奔北高山。沿途村民，不曾見過洋人汽車，嘩噪圍觀，直走出金沙寨礦區，到北高山附近。但見落葉黃沙，風景蕭索，左近並無居民，更無蒙古遊牧帳篷。田音司擇一遮眼避風點地，將汽車停下，五個人先進飲食，次查勘地勢。遂細按秘圖，先尋大林，費了一整天的功夫，竟尋到大林側面古楊樹大青石下。五人大喜，如獲異寶，共看圖中說明，是：「足登雙十字，天晌午，日正高

，半面照，望前峯，爬山直量三七二五四零丈。」這數字的零便是多加的，真正讀法，是順山坡直量出三七二五四步，便到距地道門不遠的山腰中。五人立刻分配工作，田音司專司測量，兩個團員分司眺望發掘，兩個團員留守汽車。五個人乘夜出大林，到山間擇一妥當地點，又避風，又可眺望四面的所在。將汽車停放，支起帳篷，大家輪流值夜。睡了一宵。夜半聽見風吼葉搖之聲，夾雜着野獸叫，大家提心弔胆，值夜持槍守望。忽見風山西面平地，忽有一團火光，好像放野火。却半晌不見火勢旺大，值夜團員納悶良久，少時火滅，也就不理會了。

次晨齊起，先尋汲道，次進飲食，最後才收拾利落，外面做出測量鑛產的模樣，暗地就是按圖案驥盜掘秘賊。當下田音司等休息一夜，到了次日，先用望遠鏡向山下四面照看，遠遠看見荒草亂塞，一色碧黃，直望出方圓數十里外恍惚不見人烟。田音司大放懷抱，遂按秘圖尋找地道門，不想竟爲秘圖說明所悞。圖中符號道里，既以步爲丈，又單位多加一零，田音司遂悞將三萬七千餘步的距離，悞認爲三十七丈。一直岔出去，尋

過山頂，來到後山半腰，看見一片荒草，不着人迹，一點也不像密藏財貨之處。只得披縻拂莽，一路亂尋，想覓着地道門就好辦了。同時山脚下七隻手的餘黨副賊，也在平地狂搜冥案，錯尋到平地一段土岡左近，用鐵鍬亂掘起來，也是毫無所得。

如此過了差不多一星期，雙方兩不關照，各各焦灼起來。對於藏寶的事情和地點，不由都起了疑心。有些信不及了。田音司率團員退回古楊青石處，打算重新測量。將秘圖再三展看，忽於無意中，弄濕了一塊，這是羊皮紙，很堅韌，着水受潮處，隱隱泛起淡紫色。退職武官靈機一動，急急取水，將羊皮紙泡濕，這才看見圖旁有兩行小字，却是華文。武官急交給田音司悉心譯讀，這個行字有殘落字句，劈等寫着丈應折半，雙尾無零。單尾去五，還有開門見山，回身扣環等語，田音司都不解所謂。原來田音司所得之圖，確是真本，說明書却不是原件，乃是摹抄之件，中有脫悞，所以不能尋得。至於七隻手餘黨，只得着一本說明，並無秘圖，只猜度着試掘，所以錯得更厲害。

這日過午時分，田音司五人，在林中密議。五個人鋪着洋氈，席地而坐，拿着秘圖

，細細研究，參詳半晌，才將這丈應折半的話語悟會過來，只是無零去五的話還不甚懂。末後還是田音司，將圖中數字全抄下來，逐一比較，見各數末尾一字不是零就是五，零前的數字必是二四六八；五前的數字必是一三五七九。這恍然大悟，說道：「我明白了。」雙尾無零』就是說，偶數末尾必加一零，這應該不算，奇數末尾必加一五，這也應該不算。」退職武官不了解中文歌訣省略語句的方法，還是不懂。田音司道：「現在天氣尚不甚晚，我們就照這樣試尋一下。」

說罷掏出時表一看，正指三點十七分。就教兩個團員看守汽車，田音司三人連忙拿測量器和鐵鍬水瓶等物，從新量起，即由田音司站立青石雙十字上，直量出三千七百餘步，已到山坎。却因正午與未時日光相差，方向便有些不對，約錯出地室秘門七八丈遠。田音司往來察看試掘，只因七隻手，戕生已久，地室多時沒有開閉，在表面竟看不出一點形跡來。考古團五人輪流忙了四天，只尋着石壁石洞，仍不能發現秘密隧道。只得看着山形，對着圖樣，一路亂尋上去。

西籍團員內有一工程師，爬到山巔四望，忽山頂偏南，於自然平坦山的面上，突起一矮峯。忙用望遠鏡照看，類似人工所造，即招呼大家，直尋過去。見亂石堆高數丈，已生亂草，四面並無小道。三個人設法爬上去一看，才知道亂石圍築如牆，內部砌着一座高台，也已頹壞。台爲方形，台下一面有石階直達台上，石階高大，側面用粗石砌成，石色尙新。那個工程師用建築學的眼光觀察，猜斷這石台內部是空的，台階側面的整石，好像是由內外推的秘密門，三個人因秘圖中曾提到此台。便個個心頭狂躍。一齊動手，想將此石弄下來，看看石台是不是中空，却是百般開挖，只弄不動。最後取鐵鏈拚命敲砸，嚙的一聲，石版破裂，立刻發現黑洞，忽忽的鑽風。田音司往內探看，只覺陰濕之氣撲鼻，忙用電棒照看，果見石台內部，儼然是一大石室，下有石道，曲折穿過這座小山峯。

數人大喜，即招呼留守汽車的人，只留一個小心看護車輛，那一個叫來把守石台門，三個人各拿着電棒，鼓勇從石台地道下去。原來這石台就是瞭望台，他們沒尋着山坎

地室，却尋着山頂隧道。不想下去才定了數步，覺得裏面陰濕氣太大，並且隧道上下兩壁，多有坍塌部分，看着岌岌可危，脚下浮塵尤多，差不多有數寸厚，裏面呼呼隆隆響個不住。田音司等三人，在裏面一步一步探着走，只恐頂上石落，並覺得空氣沉悶，喘不出氣來。約走入三四丈，便覺隧道盤曲斜下，彷彿繞山下行。到百丈以外，陡覺足下踐踏的不是石階，却是泥土，內部空氣越發窒悶。兩團員燃着四隻電棒，背着鐵鍬等件；田音司握一枝長手杖，一步一步一探，摸索道路。轉了數道灣，腳下一軟，踐着很厚的濫泥，深沒踝骨。三人急急併肩用電棒細照，前面黑忽忽好像已到盡頭。田音司沒法，取氈布等物包腳，直踐泥地過去。原來迎面黑暗處，是從隧道頂坍下來的一堆岩石和泥土。想是上有空陷，所以淋下水來。這一堆岩石土地，將隧道阻塞住了。三個人細看地道，別無出路，只得用力開道。

但地道難穿，僅僅能三人駢肩而行，若挖土轉身，甚是不便。只好兩人動手。一人捻着電燈打亮。工作了半日，居然掘通一穴。三個人都警得頭暈，爬出來休息良久，重

復動手。直掘了兩三天夜，才創出一深洞。三人爬過去，又走了數十丈，地道陡形寬敞。却又縱橫穿着兩條地道。三道交點，儼然是大地室，三人在地室休息，覺得空氣較好些。只是耳畔儘轟轟的發响，未免心中害怕，恐怕悶死在裏面，又端詳這幾條地道，橫的黑洞洞一望無邊，縱的好像可爬上山去。察看良久，覺得橫道風聲較響，似乎必有出口，可見天日。三人便取秘圖，重加尋繹，決定一路搜尋過去。竟走了數百丈遠，到了盡頭處，乃是石殿石室數十間。工程師依建築家的眼光，看出一大殿正門，有一層層台階。台階盡處，鐵門緊閉，看形式應該通達外面。但此門倒關着，機關生鏽，必然是久無人動。

三人商量着，費盡氣力，將門打開。果然外面豁然通敞，日光照射，強烈之極。三人久閉地室，都睜不開眼。那秋天空氣，也覺清爽骨。三個人出得地道，察看外面山形，原來此地正在山坎。他們從山脚古楊青石上，測量秘密時，實實曾從此經過。只因隱藏在亂石之後一片叢草中，看着只是一座土堆，再想不到這是浮土微漫着，內部搭着

木枝架子。將土木刨開，便露出鐵門。如今算被田音司等一路悞尋，由上至下倒掘出來。

三人大喜，又看着秘圖「對鐵門直走下去，穿地道，至交叉點，立在殿前石階上，單箭所指，橫行一百二十七步，便到秘窖，田音司八人歇息一回，重翻入地道，在寬窄不同，縱橫排列的三條地道的中心，果有大地室，却非三人適才走過的那一處。這一處石室更大，建築廣闊而高大，地面塵土也少，好像幾年前打掃過。石室中心，有方丈一地大石案。石案的一角，鐫着雙十字和一個小箭頭。按秘圖頂橫行出去，田音司拿手杖，二團員且行且量。按電棒，依圖尋探。計走出一百二十七步，剛剛到了。腳還未站穩，撲登一聲，塵土飛揚，田音司叫道危險，直墜落下去。一百二十七步地點，竟是一大翻版，一大陷坑，人墜板闔，坑中滿是石灰粉。却因年久，受了潮濕，結成軟膏也似，沾身陷腳，弄得渾身都是白漿。翻版又已扣上，田音司在內大叫；兩團員趕緊擰電棒照看。田音司在坑中，却喜也携有電棒，便往板頂照亮，從板隙透出一縷光線。兩團員也

大叫：「不要害怕，我們設法。」先用大石將板粘起一縫，再用樹枝支起，然後用繩索將田音司提上來。

三人商量，此處該是埋屍之所，如何只見翻板？計議一回，用樹枝搭在板上，三人渡過去。不想地道很長，盤繞一回，却又折到地室前。考古團三人正自無計可施，忽然那建築師靈機一動，問田音司：「陷坑形式如何，」田音司道：「我倒沒看清，大概坑面也很大，廣可兩丈，寬可一丈五，都是坑底約廣兩三倍，內中不盡是石灰。只對坑口處，有一石灰池，別處也是鋪着碎石子的平地。靠東面恍惚似有一穹門，白燐燐的，大概是石頭造的。」建築師聽了大喜，對兩人道：「我看這地道之下，必然還有地道。陷坑中的石門，必然是第二層地道的入口，埋屍之所，料想許在那邊。你們看看秘圖，不是說：『地通斷甍，箭指石門』麼？斷甍必是陷坑代替名詞。

田音司聽了，首先鼓掌，說此話頗近情理。立刻取樹枝將翻板撑起，拔許多亂草，鋪上石灰堆，以便往來踐踏。三人一齊投下陷坑，首叩石門，盡力推行，却是只弄不開

○三人取鐵器亂砸，只落下許多石屑來，石門扇紋封未動。那個退職武官煩躁道：「又不知贓物果在裏邊沒有，費這大血力，恐怕徒勞。」說着，用手巾斧亂劈，一斧捶在門暗紐上，只聽響一聲，一扇石門倏然直落下去。石階門限竟有一深槽，恰好將門嵌住。內部露出來，黑洞洞也很潮。

三人驚喜，急急闖進去。用電棒四照。這才看見裏面是一大圓室，直徑不下五丈，高倒有三丈七八，用石板隔成卍字形短垣。就在卍字中心，建有方丈一小石台，高有一丈六七，却沒有階級。田音司等圍着石台，建造得古怪，急取秘圖勘對。石台的一面，鑄着箭頭，斜指傍邊一面石壁。三人端詳半晌，不解其故。那建築師沉吟不語，不住攪電棒四看。田音司早等不得，與那退職武官商榷，脫去鞋，足登着武官肩頭，爬上石台。見石台上鋪着細石，當中建着小小一石亭。周圍有石欄，中心有石案。田音司納悶，便走入石亭，看那石案，積着一層浮土，用鐵器敲一敲，覺得石案中空。田音司用力一掀，竟將石案面掀起一縫。田音司忙叫兩團員：「這石台內都是空的，這裏似有洞洞

。「正說着，那建築師站在石台下，面對一面石壁，連忙搖手，大聲說：「門在這裏呢。」

原來室石的一角，嵌着一塊鐵板，上敷白漆，做出石紋，黑影中乍看好像一塊石頭，砌做石牆，其實就是石門。機括記在石台周圍石階的一級上，懂得的用脚一踩，石門便可豁然洞開。只是局外人不曉得內中機括，便斷斷踩不着。因為這機括恰設在人不到的石階邊稜上，不想竟被建築師誤走悞踐，一脚登着。只聽刷的一聲，石門撲倒下來，直墜在石台內部空洞處，成了進口的鋪石甬路。建築師大喜欲狂。

不想此時田晉司在台頂，也將亭中石案用力掀動，推開一大裂縫。才知石台實是暗室，台上之亭，乃是天窗。三人慌忙穩亮電棒，直入室石暗室。細看內部，有一大石床，一大石案，和兩座石凳，都是千年前舊物，已有些崩裂了。上面雜陳着許多小木匣，知鐵櫃皮箱，都嚴密封鎖着，各處浮滿一層輕塵。看樣子久沒人動。三人狂喜歡呼，以為不自費許久功夫，已將秘藏覓着。忙四面尋找，見石案上放怎四盞古銅燈，上覆玻璃

罩，中貯清油。田音司取出拂拭一回，看了看，還可以燃着。便劃火柴將燈點亮，擺在石台中。

三人先不翻找珍物。且細細查看石床石案，也像是空的。急掀開床面，往裏照看，却又是一條極窄的地道，十數層石階，直通下去。內底又有一地窖，高兩丈，一丈四五見方，地是土地，並未漫磚石。當中埋起一座墳，墳前立着石碑，還有石供案。田音司拿着電棒，照看碑文，却鐫得好像是隸篆，他一字也認不出。三人周巡一轉，重復出來，一齊動手翻箱開櫃。石案上放着的硬木匣，全都打開，裏面果裝貯許多珍玩古器。田音司估了估，似乎不甚值錢。退職武官身畔皮包內，原帶着各式鑰匙，和火漆黃蠟鐵條鐵箝等物，急急對着錫門，試出模型，將假鑰匙趕行配好，也費了許久功夫。

這田音司將一隻鐵櫃啟開。裏面有十數件黃綾包袱，都捲成長卷形。扯開一卷看時，原來還一幅古書畫。田音司連連拆視，這一鐵箱全是唐宋人墨蹟畫寶卷軸，並沒有金珠重寶。於是四隻鐵櫃，全都打開，也有一箱銀錢，也有一箱貴重古董，只不見那烏桓

王冠和狗頭金，也沒尋着那顆有名的黑珠。

田音司坐在石案上喘息，心中盤算運輸方法，還想着再尋找一下。那個建築師擰着電棒，儘向四面照着。三人計議一回，全以爲七隻手盜賊必不止此。建築師說：「那座墳墓，也許是假的，我們何妨試掘一下？」田音司一想有理，三人急急移燈，齊下後地道，來到墳前。將燈放在石供桌上，用兩把鐵鍬，一把鐵產，一齊動手。直刨得三人全都出了汗。黃土去了一大堆，猛然噓了一聲響，似乎觸着石塊或棺木。三人盡力掘挖，少時露出棺木的一角來。三人至此，又驚又喜，又似乎失望。一陣不住手的繼除，黃土全掘開，棺木頂面全露出來，是一具黃松厚材。拭去濕土，打開棺蓋，心想必是財物，那知還有一層覆板。等到掀開覆板一看，竟真是一具死屍，成殮在棺內，骨肉已枯，肢體未散，殮衣猶未朽壞，看樣子決不是百年以前的陳死人。

田音司三人將棺材起出平地，把那棺材中死屍，整個抬出來，放在棺蓋上。料想屍骨底下或有財貨，却只尋出寥寥幾件殉葬物。退職武官很失望，建築師眼望墳穴，忽然

說：「我們再往下刨刨看。我想貴重贓物，許埋在棺底。」三人遂重復動手，再往下掘。果然嚙的一聲，觸在石板上。急急掀起石板，發見一大石槽，有兩隻敷漆鐵櫃，埋藏在石槽內。三人試搬一下，却很沉重。退職武官忙尋鎖門，却是明鎖三把，還套着暗鎖兩門。三人用盡方法，探鎖門，試鎖簧，擰鐵條，捏假鑰匙。鼓搗好久功夫，只弄開三把鎖，暗鎖只是啟不開。三人想將鐵櫃整個搭出去，却又大又重，想算一回，計議一回，只得暫置一旁。再動鐵鍬，往墳頭周圍開掘。差不多將小小地窖，全刨翻過來，費了一日夜之力，竟前後尋出鐵箱五隻。

田音司乘黑夜將留守夥伴叫來，點上十數隻蠟，六七盞燈，先把鐵櫃鐵箱從地窖抬出。直抬到石台內部，暫放在石案石凳上。五人重入地窖，細加搜尋，並用鉄棒下探土壤，果然別無密藏。這才將那具死屍，裝入棺材，也不掩埋，順手丟在一邊。五人一齊出來，坐在石台內部，商量開櫃取寶之計。依田音司的意見，想把五隻鐵櫃整個搬出去，到旅舍再設法購器具，或用力砸開，或配鑰匙啟開。但那建築師以爲不妥，他說：「

必須當場開視，當場驗明櫃中之物。如果是珍寶，方值得搬運。若是不甚貴重之物，我們還得重尋。並且我們注意在狗頭金，和烏桓國王冠璽等件，究竟在鐵櫃中沒有，總須先看明了，才能放心。說至此大家點頭，都以爲然。只是這些鐵櫃。既全弄不開鎖，齊丟在這裏，另去配鑰匙，固覺不隱。就將整個鐵櫃抬走，並不驗明內貯何物，也斷無此等辦法。

田音司繆眉苦思一回，說道：「我想此地是僻區，決不會有人踵尋至此。我們儘可乘夜，將這兩隻難開的鐵櫃，先行潛運回店，再設法啟開驗看。至於這三隻鐵箱，既然過重，我看鎖門還可用火漆印出，照配鑰匙。還有這幾隻木箱，我們就砸開它罷。」

說着便要動手。建築師忙道：「還有一個問題，這些東西，兩次必運不完，況我們只帶來兩輛車，至少須運三四次才能完畢。我們是全數押運回去呢，還是留數人看守地窖呢？」田音司道：「地窖門戶，我們可以封閉起來，只留兩人看守地道外部出口。這石台深在內部，我以爲不必看守。」退職武官說：「只好這樣。」五個人一齊站起。又

取時表看了一眼，正指十一點四十五分，恰當半夜。

此時已是十月中旬。北邊酷寒，早有冬意。五個人乍獲窖藏，驚喜過望，血脉沸張，倒不覺得身上冷，只手脚有些涼。趁着夜半，月照荒山，五人在石台內部，忙忙抬櫃開箱，斧杖齊響。凡要抬上車的櫃，都弄到隧道中；零星珍物和書畫等件，全裝在帶來的帆布包中。裝了六七包，還有少半不曾裝齊。於是分數次潛運回店之計已決，所有第一批應運已裝物件，都弄到隧道上。然後五人重入石階地窖，前後細細尋看，覺得別無埋藏之處，料重寶必在櫃中。五人大放懷抱，將墳墓前石供桌上的燈吹滅，又用電棒往棺材照了照，轉身要走。忽然電光過處，棺內屍骨，於黑暗影中，閃射出一線黃光來。

退職武官大詫，疑心是燐火。忙用電棒再照，黃光頓隱。只看見直殭殭一具死屍，穿着殮衣，下身蒙着陀羅經被，已經扯掉。退職武官叫住田音司，兩人將電火全熄滅，立在暗影中，仔細看那棺中屍骨。果然從殮衣隙，射透淡淡黃色光線。兩人大為驚異，

急將死屍拖出，撐亮電棒，剝下殮屍的衣飾。照看那屍體胸背骨骼尚全，用銅絲穿繫着，一點骨骼也不零落。却是肚腹皮肉早去，內臟也都摘除，用衣飾墊起。其實是空空一具死人腔子。田音司將死人腔子上銅絲剪斷，將腔子打開，一陣樟腦楠麝沒藥香料氣息噴鼻。田音司一伸手將屍中貯藏之物，逐件揀出，竟有兩顆明珠，嵌在死人骷髏上，一枚狗頭金重二十五斤。又有一方古鉄，乃是烏桓王的符印。那有名的烏桓王冠，却不在屍內。死人頭上固然也戴着帽子，但是很尋常的清人頂戴。

兩人於無意中發現狗頭金和烏桓王璽，大喜過望。慌忙呼喊同伴，一一傳看，即裝在帆布包中。又尋看一過，那王冠還是未見，打算着隨後再說。大家一齊出離地窖石台，燈火全都熄滅。然後由建築師手按機括，想把石台暗戶那扇石版，重新推起來。好掩住內部門戶。却是無論怎麼弄，那石板臥在石台底，紋封不動。建築師細細察看機關，只覺得可怪。忽在卍字石壁一隅，又瞥見一銅釘機關。試用手一觸，只聽訇然一聲大震，在地道盡頭處，忽從頂顛倒上一塊大石版，震得塵土飛揚。

五人大驚失色，急用電棒探照。石板倒處，上面黑忽忽，似另有一地道，鑿通在上邊。五人要過去察看，却又高約一丈餘，無法上攀。又怕再有石板落下，將自己砸死，五個人只好暫置不顧。留兩人守住地道穹門，其餘三人乘夜搬鐵箱，要想上汽車，開回金沙寨。誰想剛運走第一批，人去車開，還未回來。那留守石門的田音司和建築師，忽聽得地道內，有鐵器擊打之聲。

兩人這一驚，比石板落地道露洞還甚，急忙藏在僻處，側耳傾聽，半晌聽見在這地道上，似還有一條地道，那上邊的地道。似有人正在開掘。田音司急一握建築師的手，悄悄從石門溜入內部，一路潛尋竊聽；入隧道不遠，在一岔路上，聽見頭頂一丈以上，咕冬咕冬不時發響，似在這地道的頂上。還有一層地道；並且正有人在發掘。田音司兩人屏息細聽，上面忽然咕冬咕冬連響一陣，忽然又聲息不聞，良久良久，猛聽叮噹一聲大震，有一道火光，從石道頂上，照過這邊來。

田音司兩人大駭，急急躲避暗隅，偷看究竟。倏聽上邊有人聲叫道：「這下面還有

地窖。」火光連轉。田音司忽看頂上，有六七尺一大洞穴，開在上面，旋見上面垂下一盞紙燈籠來。田音司建築師慌忙後退數步，隱在石壁後，探頭再看動靜，倏見一人繩繩而下，手握短槍電棒，剛剛縱下一半，猛然叫了一聲，急急的教上面再把他繫回去；田音司建築師兩人相顧愕眙，旋見數道火光從穴口往下照探，少時砰然一響，直打過來，田音司大驚。一扯建築師，便要扳槍襲擊，建築師忙攔住，悄道：「上面不知有多少人？也不知是做甚麼的，並且他們放槍，這許是在地穴中，心中害怕，故意開槍鎮嚇，究竟未必看見我們。」因此悄悄一領田音司，兩人退出複道，緊守穹門，等候回店同伴到來，再定計較。

不防地道內，忽然從那空穴，一連下來四個人，順着地道兩端，放了七八槍，登時地道中，盡是火藥氣息。田音司緊守穹門，爬門縫往內看，心想這一夥人必也是掘寶的；再不然便是塞外馬達子。來此藏匿，正在惴惴怕他們尋見，不想這一夥人到有五個，全是壯健大漢，手中也拿着快槍電棒等物，也備有鐵鍬鐵斧等件，魚貫而行，五個人一

直尋到翻版那裏，爲首一人一失足也照樣跌落下去。田音司和建築師鼓勇潛行，重溜到隧道三叉口中段，偷看他們的舉動。忽聽五人中的一個說道：「你們看，這裏還有撐翻版的樹枝呢。難道是七隻手生前幹的麼？」田音司心中一跳。就見那幾人也用樹枝將翻版撐開，也用繩將墜下去的人繫上來。五人計議一回，却着一人把守翻版，四個人一齊下翻版，走入第三層地道裏面去了。

田音司與建築師正不得主意，忽聽身後似有聲息，兩人慌忙回頭察看，黑影中見三岔口地道交點處，靠東一條地道，有一線火光，閃閃爍爍，正照着往這邊走。兩人不知虛實，急欲藏躲，已來不及。那邊一道電光射到這邊，立刻聽見對面喊一聲：「有人。」電光立止，跟着一陣奔馳聲，在地道長筒裏，微微震得轟隆發響，少時不見踪影；田音司和建築師，心中惴惴又不知這一起和那一起，是否同夥，怕受他們掩襲，兩人急退出地道，將穹門關上，身藏隧外石洞中，聽著隧道中動靜。約過了半天，田音司不見考古團同伴來。

兩人正在焦急，猛聽地道中砰然大震，如地裂山崩，緊接着，乒乓乒乓，在地道內如沉雷一般，悶悶沉沉的響了一大陣；兩人聽得聲勢不妙，越不敢窺探。正在此時忽聞一陣脚步聲，從裏面跑到穹門，似要推門出來。田音司建築師大驚失色，慌忙拒住，又搬大石頂上門縫，裏面頓聽見呼呼喘氣聲音，同時石門亂響起來，似乎裏面正拿鉄器亂砸。田音司和建築師，各把手槍拿出來，扳機對門以防不測。忽然聽裏面又一陣脚步聲，跟着砰然響了兩三槍；跟着噯喲一聲，似有一人失聲狂喊救命，又跟着一陣脚步聲，似有一人大叫。旋聽見又有鐵器敲門，敲了一回，彷彿敲不開，又走回去了。田音司變色持槍把門，好半晌聽裏面人聲已靜，這才稍爲放心。

兩人坐在石塊上，也不敢開門進去查看；都取出水壺乾肉麪包等物，大嚼一頓，等候同伴回來。直候到過了兩天一夜，才見退職武官等四個西籍團員，押帶三輛汽車，和食物鐵器等件來到山麓。共和到此掘藏的團員，已有六個，留守金沙寨，看守已得鐵箱的，只賸下一個。因爲他們一聽見尋着秘窟，個個都踴躍想來看看，所以再三計議，只

能留下一個，這一個還是前次來過的。於是四人將車逕開到山坎僻秘處，會合田音司建築師兩人，先登山四眺，似別無人影；遂聚到石門前，商量冒險再進探隧道，搜掘餘寶。

田音司忙手指穹門，將地道內人呼槍響騷亂情形，告訴大家，要小心斟酌。大家一怔。到穹門縫子細細傾聽一回，裏面已無動靜，六人決計入探，將穹門打開，仍留兩人看守進出門路，餘衆四人，一同進入穹門踐石階下去。却喜裏面一望無人影，迤邐行來，直到地道底層。四個人袖藏電棒斂光一照，由洞口至隧底，二十幾層石階，中段六七級石階，都濺着血跡，滴滴點點，自上而下。另有一大灘鮮血，在上段石階靠穹門處，濕漉漉血液猶新；却遍尋屍體不見。隧道中輕烟籠罩，確有一陣陣火藥硫磺氣息，彌漫在陰沉空氣中，四人驚愕不置。用一線電光，俯照地道，曲折往前進，並未聽見任何動靜。

轉瞬間撲到三叉口，四人駐足傾聽。三條隧道從交叉口分岐，繞行三面；偏南支道

，另有一條暗隧，最爲狹窄，是由山坎往山頂挖通的。四人往各處查探，似無人聲，獨這偏兩分支的暗隧，隱隱聽得轟轟隆隆，便是四人通行的地道頂上，也似有一種聲音，不時震動。四人窺聽良久，各拿出手槍來，慢慢往前走，半晌已到翻版之前拐角處，翻版已被人用樹枝撑起，四人這一驚非小。忙向四面瞻顧，沒見有埋伏之人，急冒險來到翻版前，仍用舊法，從翻版口陸續下去，先用電棒向地道上下前後照了又照，果無可異。這才全數進探翻版內複道，只見翻版中心鋪墊草枝還在，對面石門門扇已開。

四人到此，也只得闖進去，一直探到卍字石壁附近。窺查良久，仍不見有人，也不聞動靜。四人瞻前顧後，心中納悶，想這裏面既無人踪，石階何來血跡呢？四人拐角繞彎，緩緩撲到中央石台前，用電棒遍加照耀，石階上丟着一隻鐵箱，箱蓋已然打開，尋到正面看，只見石壁中暗嵌的石戶，已然仆倒，石台內外洞開，忙奔入石台內部，細加查看，箱開櫃裂，什物凌亂，考古團留待第二批第三批運送的一些珍物，都已失迷不見。

四人相顧心駭色變，並不知隧道內暗陬中，埋伏着多少人，也都是想掘藏盜寶的。自然見利必爭；況他們又是外國人，越覺岌岌不自保，便有心退出來。但又轉想，費了半年多功夫，耗却如許精神財力，既入寶山，焉能空回；且算計起，只得着烏桓古璽一方，狗頭金一具，明珠二粒，和些晉書唐畫，精巧珍玩，那烏桓王冠既未發見，那幾隻弄不開打不破的鐵櫃，除首批運向旅舍之外，可惜如今被人弄開，裏面空空如也，一件也落不着，也看不見是甚麼物件，有無王冠。考古團大眾越想越忿，因又揣測這種來轉盜的人，竟不知是何等人物。想自己第一批運寶，往返只費了七十幾點鐘，且派兩人駐守，不知怎麼，就會被人尋踪前來，乘虛掩入。又據用音詞說，飽聞發槍之聲，似踵來者必不止一夥，一夥必不止二三人。四人懊惱異常，心懷疑懼，只不肯甘心吐出重寶。忙各取手槍，奮勇投入地窖暗陬，歷階而下，直到那座假墳頭之前，用電棒一照，四個人不由齊聲驚叫起來。

原來那墳頭又被刨開，頓改舊樣，那具棺材已打開蓋，拖出墳坑外，屍體也拖出來

了。這已很驚人，但還不招人悔恨，却在地窖中墳碑左邊，一面石壁上，發現一大石洞，石移土剝，黑洞洞現出一大土坑。四人急用電棒照看，坑中上有一具棺材，屍體也拖出來了，棺蓋却虛掩着。考古團四人失聲驚叫一聲，跑過去看，這具陳屍殮衣都剝掉，露出白骨，也用銅絲纏繫着，分明也是剖腹藏寶的『木乃伊』，退職武官急急將屍腔掀開，裏面空空洞洞，寶器早被人拿走了。四人大爲後悔，忙到墳坑中，兩人擰亮電棒，兩人掀開棺蓋，不想棺中空虛，竟還有一具死屍，面朝下背朝上僵臥在內。四人動手，將死屍拖出來，肋下泊泊出血，人體還軟活微溫，氣是絕了。四人越發駭異，不想這一具死屍拖開，棺材中還有一具死屍，仰面暈在裏面。頭蓋已炸碎，血肉模糊，不辨面目，也是血漿直流，都是剛才被狙擊慘死的。

四人細看先頭那具死屍，面目尚可辨認，披知裘帶皮帽，臉色黃瘦而獐惡，雙眼炯炯瞭視，似猶痛不可忍。他那襟懷的衣鈕，却被扯露，右手心也有一道刀勒傷，身上帶着一把匕首刀，一隻小手槍，子彈水壺乾糧，還有一百數十元現鈔。考古團四人搜看一

過，心中不解這人的由來；遂又翻檢那個腦蓋被擊的屍體，這人服飾更爲闊綽，頭部已然擊碎，右手還緊緊握着一把手槍，左手是一隻電棒。考古團衆人四處搜尋，渺無一物，明知盜贓必被他人掘去，心中不勝悔恨。頓又想起暗算來，覺得地隧中暗影裏，說不定還伏着許多暴漢。四人仗胆在地窖照看一下，又發見一桿手槍，一隻利斧，是初來時所沒有的。拾起來看了看，子彈已發出兩粒，依退職武官的意思，續尋遺贓的事，現在已經絕望，停留無謂且恐有害，只有趕緊回店爲是。那三人却也自覺危險，只是戀戀不捨，便循原路，離墳墳，出石洞，到地窖搜尋一過，使那破箱敞櫃殘餘的珍物，收拾一些，悄悄的折回石台內部，四下裏照看別尋。

俄延良久，貪心未死。忽聽地道上面登登的響起來，四個人吃了一驚，全都站起來。聽那聲音，似又是脚步奔馳聲，四人怕被襲擊，慌忙棄下殘珍，各取手槍，熄滅電棒，悄悄竄聽。似翻版那邊正在打鬧，旋又聽砰然一響，好像手槍開火，其聲隔離甚遠，四個人驚惶失色。惟恐被歹人幽閉在隧道中，便捨棄遺珍，從石台正字壁鑽出來，沿地

道奔赴翻版處。只見地道頂上那塊翻版，依然用樹枝撐着，那留守出路的兩個人，却千呼萬喚不知何往。四人在翻版下複道中，不由焦灼起來。仰望那翻版，有兩丈以上高，這上邊沒有人用繩索繫，再不易爬出去。四人在下面大聲吆喝，上面並無人答應。四人又懊悔又怨恨，急得退職武官，將手槍扳放。碎兵放了三槍，上面依然沒動靜，如熱鍋螞蟻一般，四人在複地道內打轉。

最後想定，設計將鐵鉞取出，把鐵釘釘在石縫中，約釘了數級，想登上去，却是不行。又用繩索拋上去，掛在翻版橫梁上，試了試還可以行得。內中有一團員，尙會爬繩之技，居然費很大力氣，爬上翻版。却喜版上並無歹人，也不見留守的兩個同伴。歇氣良久，這才投下繩，把退職武官繫上來，如此輪流，四人全上，却是殘珍遺器，都拋在複道中了。

四個人稍爲喘息，急急沿地道往外走，拐角繞彎，走得數十步，貼壁往外一窺，前邊地道隅角，黑忽忽一團影。四人不敢逕出，將電棒燈亮一照，趕忙撤身藏在洞角。只見

那黑影，被電光一閃，霍地站起來，喊一聲甚麼人，砰的就是一槍，虛空上打，擊中石壁頂。退職武官已聽出聲音來，却是田音司，趕緊大叫，是自己人，是自己人，雙方電光對照，湊到一處。退職武官細看時，地上仰臥一人腿部受傷，已經斃絕。身旁坐着一人，正吁吁發喘。這兩人正是在穹門外，看守汽車，和地道入口的考古團同伴，田音司和那個團員正忙着用白蘭地灌救。

退職武官四人不禁詫駭，急問原故，據田音司說：才曉得剛才田音司兩人，在地道內把守翻版出入口，忽聽外面有槍聲和人奔跑聲。田音司兩人恐遭外人襲擊，都握住手槍，隱身伏伺，扳機待發。竟見黑影中跑來兩人，喘息得不堪。田音司想到先下手為強，後往下虛打了一槍。不防對面兩人。應聲倒下一個，那一個驚喊一聲，才聽出也是外國人。田音司過來，揀電棒照着，果然打錯了，傷得是自己人。急急問訊灌救，那一個沒受傷的團員，喘極坐倒地上，抱着頭也敢能立時言語。田音司方寸大亂，忽又聞外面槍聲，乒乒乓乓亂響，田音司兩人嚇得將受傷同伴，攙架到地道拐角，自提槍以防不測。

就在這時，退職武官已從石台內部開警出來。

六人團團圍着受傷和喘息的兩個同伴，爭問緣故。那個團員連喝幾口酒，心神稍定，半晌掙出話來。原來他兩人在地道口把守穹門，兼護汽車，值夜間昏黑，忽聞背後山坎叢莽中，簌七作響。兩人忽用電棒一照，不見人影，陡又聽山上邊刷刷地響動起來，立刻滾落下許多塊石子，大小都有。兩個團員恐怕墜石砸着，慌忙閃開。不想這停放汽車處，原在山坎一塊平地上，上面石塊亂滾，兩人立腳不住，明知有人暗算，兩人急急藏好身軀，閉槍威駭。不想兩人剛剛挪動，對面叢莽中，火光一閃，槍聲暴發，一連六七槍，都打到兩人藏身大石前面。兩團員大驚，却戀着這兩輛摩托車，不敢退避，急急閉槍還擊。這一還擊，彈發火射，早被對面和頂上的人，認定方向，那槍更密集過來。一個團員，陡覺腿部火刺刺一下，情知負傷，半分鐘後，血行劍痛，不覺倒地。那個團員大驚，急急停槍將同伴抱起來，退到地道穹門旁，賴有障門土坡掩護。團員且還擊，且拖同伴逃入穹門。對面槍聲愈急，少時叢莽中竄出青衫人物，一個，兩個，三個，一

共來了五個，毫不客氣搶過來，將穹門機括一弄，欸當一聲，石門頓闔，口打忽哨，搶上摩托車，突突的開駛下山去了。隧道中的考古團，乍聞警耗，反拿逃進來的兩個同伴做强人，若不是喊得快。險些打殺。

這地道裏面六個團員，將身帶的酒漿，灌救二同伴，問明緣由，一齊驚慌。便沿隧道奔出，却又出不去。那石門已緊緊封閉，大眾又不敢硬行破門而出，恐怕門外強人襲擊。直耗到次日晚間，忽聽石門外敲砸，田音司賈勇大呼問訊，聽出也是洋人洋話，大眾這才齊湊到石門內，裏外用力，將門打開，外面這個人，正是金沙寨在旅舍中留守鐵箱和狗頭金烏桓古印珍物明珠等物的西籍團員；那華籍團員魯明夷等數人，也都驚慌失色，站在石門外。問訊起來，才知昨夜三更以後，在店中失盜，所有從地窖中掘獲的盜贓，全部遺失。可憐田音司傾家借款，苦心經營，本想一舉發大財。又做成圈套，愚弄了華籍團員，那知背後另有高手，安心轉盜他們。

當時田音司驟聞此耗，痛悔已極，便是六個同伴也都失色。尋思着重寶已失，成

者偷測的秘圖還在，便打聽留守店中的團員，據說只失去從地窖起出弄不開的那幾隻鐵箱鐵櫃，別物一無所失。現在店中仍留趙通事和華籍司機，看守行李和餘物。田音司一聽，又是一驚，慌忙上了摩托車。這是兩輛，是剛由店中開來的。也顧不得在地道流連，一夥不挨挨擠擠上了車，逕回金沙寨去了，只半日功夫已到旅舍。

其時天色微明，店中人已有起來的。田音司一行下了汽車，那店中掌櫃夥友，已聞聲開門，拿着一封信迎上來，驚驚惶惶說了許多話，田音司竟不暇理會。急急走到店房一看，裏面靜悄悄空蕩蕩，也無一物，也無一人。田音司退職武官兩人心中有事，立刻覺得頭腦轟地一聲，有些迷迷忽忽起來。其餘西籍團員，只知失去重寶；華籍團員只道失去行李，還不甚驚悔。忙往各處搜尋，趙通事和那幾個華籍司機，竟已不見；而且撲到後邊看去，那幾輛摩托車，也都不見了。

考古團大眾這才慌亂起來，惡狠狠的叫店中。那店東和夥友，早陪着地方官面，手拿那封信跟進來，不等詢問，就先報告。說是客人你們那一夥同伴，自然失盜後，便算

清帳目，要進省訴追。我們店家倒防備來着，無奈我們只知道你們是一夥，而且住店時都都是那位姓趙的客人，和我們說話。我們實在不能強留客人，這是他們留下的一封信；那個地方官人也幫着說話。田音司定省良久，各處搜查。暗暗叫苦。原來他和退職武官測量師，辛辛苦苦，沿途旅行，在東蒙外蒙內蒙等處，所偷繪的要塞礦區秘圖，以及在滬重價購買的軍事秘圖。一包總也被趙通事數人拐逃而去，並且最精的是那九輛爬虎摩托車，現在只賸兩輛，其餘全被趙通事等乘走了。固然有這特製車，還容易踪緝拐犯，但是現在他們一夥人，行李全失，代步不走，千里迢迢，怎麼弄回北京上海，當下西籍團員和華籍團員，陰錯陽差的，互相抱怨，只得依法報官。並請領事催案。

單說考古團半途應聘的趙通事，他何嘗是甚麼通事，他實是粉髑髈盜黨五哥秦錚。那幾個華籍汽車司機，就是四哥吳朗，七弟孔亞平，九弟黎吟風，十弟金岱，和十一弟祁季良。他們六人，一路化裝暗隨着考古團。那粉髑髈首領胡魯，和二哥王彭，率副手十餘人，在外籌應。等到田音司一行，隱瞞着華籍團員，私赴北高山掘發七隻手遺賍；

這邊胡魯也率副手起了去，在暗中活動起來。這七隻手餘黨，已在北高山山麓多時。這夥餘黨因沒有秘圖，尋不見地道門戶，正在盲中摸索。後來望見山上火光，竟迤邐跟來。田晉司在地道中聽見槍響人聲，就是粉骷髏黨和七隻手黨，各爭奇寶，交起手來。粉骷髏傷了一個人，卒將七隻手賊黨打跑，便在地窖假墳內，尋見另一棺材，從棺中起出烏桓王冠，乃是鑽珠穿製的銅盔，奇寶輝輝有光，胡魯大喜，又將餘珍擇好的囊括無遺，便乘夜奪車而去。那邊假通事也率假司機，將鐵箱鐵櫃，和秘密地圖，一起裝車連汽車全部拐逃。

不一日雙方到了熱河避暑山莊，即在隱僻地方，將鐵箱鐵櫃打開，發見古玩珍器和金幣等等，約值百十萬元；隨後便計劃往北京偷運。不想北京偵探長邵劍平，率領幹探，北上緝賊，已非一日。當田晉司一行赴金沙寨時，邵劍平已在熱河承德，直隸密雲，和北京天津各處，探得一些踪跡。粉骷髏盜黨，藝高胆大，由胡魯等將考古團汽車，棄在熱河郊外林間，暗用駝轎偷運。却由二哥王彭，把空鐵箱等件，另裝駝轎，先行出發

。分兩路明暗偷渡關卡，竟被平安運到北京。

邵劍平大怒，急忙從金沙寨趕回來，到京第四天，接得秘報，粉髑髀青衫黨大衆，現在連人帶贓窩頓在京城以內，大約要候事情稍冷，便將潛運贓物，直赴河南老巢。邵劍平料想這夥青衫人物，未必直搭京漢車南下，恐怕也不經通州，繞道出發，便分派部屬，在天津車站下了一道卡子，北京九門內外城，和東西車站，也秘派幹探，化裝巡緝。凡然後暗暗分區分隊，開始按戶排搜。南城各旅舍游藝場，公共所在，和東西城公寓，屬雜亂地方，閒人客戶易於潛踪寄居之處，均有人訪查。但爲防打草驚蛇起見，所派暗探和所購眼綫，全是改扮出動。如此整忙了一星期零兩天，東西城和前門一帶，均未得絲毫線索。邵劍平自帶助手，親赴朝陽門查探，費了許久功夫，在騾馬行訪出，在半月前有大批駝轎，從北口進京，氣派威風，說是王府親眷來京省觀。邵劍平一再根尋，查遍京師，竟不知這一批駝轎。進城之後，落到那裏去了。越搜摸不着，劍平越發猜疑。

忽一日接到幹探續報，駝轎的踪跡和下落，雖未摸着，却在地安門外蹤緝得形跡可疑之人，不時在皇城根某大空宅晝夜出入。劍平急往親查，藉故撲入空宅，又與原房主接洽，這空房牆上，果然發見許多粉筆畫的死人髑髏，還有一面粉牆，上畫一人，喬扮老奴，跨着竹籃，背後有一男子拿手槍比畫着，作出執行槍決的姿式。細端詳這老奴模樣，整是邵探長數日前的改裝。劍平又羞又怒，料賊人或在附近，遂將分派到外城和東西城的幹探，調來五分之三，加派在北城，命他們晝夜悉心巡緝。當地警察，也都關照了。

如此隔過兩天，邵劍平改裝親緝。忽在北京城西北角著名窮三套地方，看見了兩個怪人。其時天近黃昏，馬路上電燈已然放亮，從南北大街路東，一條小巷內，閃出一個小窮孩子，左跨棟煤核的一隻舊籃，喊着跳出小巷，却避立牆角，東張西望一回，貼馬路便道直往南走，到一根電線桿子跟前，止步回頭，望了又望，從籃中取出一物，右手捏着，往電桿上塗畫。畫完了往南又走，走到電桿前，必止步尋看。尋看以後，有的電

桿，就用手物塗畫，有的就不畫。都從籃中另取一塊布，擦抹電桿，看他順路南行，忽畫忽擦，忽到路東，忽到路西，都是單尋電桿。越遇到小巷口植立着的電桿，越加注意似的，那舉動好像不是兒戲。

邵劍平不禁心中一動，暗暗跟在後面，按步踵行到電桿前面。一看那塗畫的物象，正是粉筆畫的人頭，雖然畫得不像樣，却有鼻有眼。劍平跟尋過去，才知每隔兩根電桿，必畫一個人頭，這人頭有的兩眼俱全，有的二隻眼，有的三隻眼，又有的，有鼻子却有嘴，沒有嘴却有鼻子，脖頸下還標着數目字，畫着箭頭；至於擦掉的形跡，可是辨認不出來了。邵劍平大爲詫怪，一直蹀尋下去，只見小窮孩子尋尋畫畫，忽從南北大街折入路東一條胡同，剛進胡同入口，猛聽狂喊，喊得是：「好大葫蘆啊！十一大枚。」同時便聽見一個男子腔口叫道：「準十一點呀！」

劍平急急搶入胡同，見有一個中年男子，披青衫，肩背黑布小包袱，站在胡同中間一條小巷口上，正對黑牆塗畫甚麼。劍平藏身暗隅，留神察看，那個男子，聽見小窮孩

一跑來，只回頭瞥了一眼，各不通話，兩不關照，好像誰不認識誰，却是男子兀自站立不動。直等小孩子跑過去，才轉身拔步，兩人顧着胡同，一左一右緊貼兩邊牆根同往東走。那小孩每逢電桿，仍然必尋必畫必擦，那男子呢，每逢街巷交口，十字街心，也必止步，拿粉筆在地名牌下，畫一個十字叉，又下注着數目字，還寫着「下午十一點鐘」英交簡號。劍平急取出懷中時表看，時針恰指八點二十五分，去一點還有兩點三十五分鐘的時間。

那男子和小孩，越行越緊，已出胡同，曲折繞走，來到什刹海附近地方，兩人叫了一聲，把粉筆拋在牆角，忽見迎面巷中，趕來三人，急急前行，好像做響導，到一座大宅前，溜入後門。男子和小孩回頭四顧，也陸續走進去了，欸當一聲，門扇驟闔，宅中靜悄悄無人聲。

邵劍平候那男子和小孩最後進去，急四顧前後，並無可疑，這才趕過來，到前後門端詳良久，後門是在這條小巷內，正門却在隔巷。料此宅院落必深，房間必多，悄用手

電燈一照，在門畫着亂七八糟許多粉筆字畫，好像玩童遊戲所塗，却於畫中也發見兩顆人頭，一顆是雙眼，一顆是三隻眼，却都打着十叉，還有止止止三字。又照着後門，果然也畫着一顆死人髑髏，却栩栩如真，下標着雙十字，還有入入入三個字。另一面黑牆上，寫着「下午十一點鐘。」

劍平尋思一回，即到附近警所，打聽此宅主人是誰，寓戶是誰。那警所聞言一愕，忙即報告，此宅乃是一百多間的大空房，內中還有樓厦亭池。據說是前清某漢軍大臣的宅，後來大臣有罪賜死，此宅空廢下來。十數年前，曾有人租此宅，開辦學校，這學校原是立私的，等到分得庚款，便即停辦。因宅子太大，房間過多，地點又稍僻一點，所以紳富，都不肯置買，空閒已久，總沒人住。幾年前，曾有人出賤價買過此宅，修葺一回，打算開學府公寓。做這種投機營業，不知怎麼的，忽有人傳說。宅中不大安靜，時常鬧鬼，大學生寄居的很少，公寓堪堪不支。忽然又傳說那位新業生，因買羅布破產，忽忽南歸了。此宅只交給同鄉暫為照管，却是誰也不敢寄居在內。現在只有後院小巷

院，有幾個閒人住着，代業主看房，都是光棍漢，沒有家眷。

劍平一一聽了，心中打定主意，遂告訴所警，這裏面情形可疑，你們先派幾位監視出入口。自借電話，通知秘探部屬，限四十分鐘內，趕到此間。邵劍平先命助手一人，借人力車一輛，假裝車夫停車巷內，緊緊守住宅門，劍平圍宅再繞察一周。少時幹探陸續到來，密集在附近酒肆各商舖內，劍平悄悄傳告了一遍，候到十點五分，警探六十餘人，已經分派停當，疏疏落落，將空房前後合圍，仍讓出道來，任人出入，入的記數，出的派人跟隨，十點半已過，邵探長佩匕首手槍，督率幹練助手五十餘人，分四批掩入，左鄰右鄰前門後門，越牆的暗襲，敲門的明攻，一聲口號，同時發動。

單說邵劍平一隊，領衆較多，計二十人，齊集後門，上前歛關，剝剝喙喙良久，竟沒人開門，也沒人答對，側耳潛聽，也無動靜。邵劍平剛要下令破門而入，那從左鄰準備襲入的一隊，派一個人火速跑來，報告窺探情形，內中有大叵測。邵劍平急委副手，候令出攻，逕馳入左鄰，牆頭立着一梯，各警探悄立在牆根，隱伏在屋頂，好像是偷聽

甚麼。劍平問訊幾句話，即扶梯而上，露半面內窺。此處是空宅右跨院鄰牆，果然內部房廈甚多，黑忽忽看不清，却於對面屋角，遠遠露一道黃光，有光處只聽得古登古登發響，其聲忽高忽低，忽停忽續，夾雜劈拍之聲，又隱隱聞得有人哭泣叫罵，半晌，猛聽尖聲大叫道：「噯啣可了不得了，救人哪！」接着是一陣劈拍亂響，古登古登不住聲，在東邊忽又現一道白光，連連閃爍，邵劍平急看時表，正指十一點，喊救之聲愈急。便喝命搶進去，衆人翻牆越房，從四面攻入，一路勢如破竹。逕到有燈光的院落。那劈拍的聲音，就從這裏邊發出，而且這時響聲急急越大。

邵劍平焦待一會兒，懸賞二十元，着兩個大胆偵探，握槍扳機，拚命衝入。暴喊一聲，隨衆繼進，那劈拍之聲，立刻停止。燈影裏警探扳機躍躍欲試，大睜眼滿屋一尋，只見屋中，便是那個男子，那個小窮孩，那男子手中抱着一條粗木長板凳，地上放着一份破木床，便拿長凳的腿，去撞那木床的面，古登古登響，這便是由來。那個小窮孩，却用皮鞭抽打懸着的席，猛一聽劈拍拍。在警探監視下包圍，兩人都愕然的回過頭來

，皮鞭長凳自然暫不砸打，四隻眼灼灼的看了一周，竟無怯懼之色。

那男子並且一俯腰說道：「您來啦。」說得是很流利的京腔。警探喝命舉手，虎一般撲過去，十幾隻手抓一個，把男子小孩擒住。大搜一陣，各人身上一無所有，只各有兩塊現大洋，各有一張字紙。警探一把拿住紙和錢，一把揪着兩人的臂膀，喝問你們是幹甚麼的？砸床打席，有甚麼用意，那男子用嘴一弩道：「您瞧，你瞧這裏頭有臭虫，窮人黑夜拿臭虫還不許麼？」邵劍平道：「剛才你跨着的那個包袱呢？」男子道：「那不是。」却在門扇後鐵吊上掛着，掩在門後，竟未查見。劍平過去看了看，却不敢動，喝問裏面是甚麼？男子道：「您瞧吧。」劍平發怒，喝命警探押着男子，教他自己解開。劍平閃在一邊，遠遠的看，那警探叫道：「是一雙破皮鞋，哦，一件破衫子，這還有三隻襪子。」劍平把大偵探的腦筋一轉道：「人都兩隻腳丫子，他怎麼有三隻襪子，拿來待我檢查檢查。」警探拿過來，這三隻還是三樣，一是布襪，一是黑洋襪，一是藍洋襪。劍平翻來倒去看了又看，聞了又聞，這裏面好像並沒有賊味。遂又看那洋錢，白燐燐的

上鑄袁世凱腦袋，又看那兩張紙，劍平不禁大悅。原來線索在這裏呢，這兩張紙上所繪寫的文句圖樣，竟與劍平在街上，親見男子窮孩用粉筆在電桿牆頭所塗寫的東西，完全一樣。

劍平至此已不暇研問口供，急急發令，着八個警兵，先押住這兩個重大嫌疑犯，自己親率大衆，分四路大搜空宅，各擰電棒，扳手槍勃郎寧，提大砍刀，如蜂踊如兔跑，在各空院各空房，亂竄亂找。邵劍平先撲到後門旁另一小宅院內，見那邊燈光透露，那幾個看守閒房的閒漢，好像聽見裏面動靜不妥，有兩個披衣挑燈起來，却不敢出屋，只緊閉房門，聽外面皮鞋底洋刀鏈，鏗鏘嘩嘩的響，內中一人仗膽問道：「誰？」衆偵探一聲不答，破門而入。屋中睡漢已起的兩個，未起的一個，却被衆人按住，不令動彈，大搜之下，也沒有手槍炸彈，也沒有大批洋錢。

邵劍平訊問情由，睡漢戰抖的說：「那邊那個男子和小孩，乃是拾煤核的窮人。緣因半個月前，本宅業主派一個管家，陪伴兩個闊客來此看房，打算租住，據說都講得

有八成妥當了。那闊客便僱了一大一小這兩個窮人，說是教他們在這裏照料，怕可不知照料甚麼；又聽說闊客下月底才搬來，這幾天就要招工修葺，本宅管家通知我們，到下月底再搬，現在還教我們三人看門，那兩個窮人出來進去，甚麼也不管。」劍平聽了越加詫異；因又追問，今晚九點後，有三個男子進院，可曾看見。答道：「也是賃主那邊派來的人，現在尚在裏面。」邵劍平道：「怎麼我們就沒有搜見。」

正訊問時，忽然第三隊警探，從前院繞來報告，一路躁勘，別無人迹；惟在西花園內破花室中，查見粉牆上寫着一些字跡，請探長快去看看。劍平吩咐所部，將看房人先行管押，等候解訊，遂馳赴花園，但見夜色沉沉，衰草雜樹舞風弄影，陰森怕人，擰着電棒，撲入花室，果見牆上，公然寫着「警告呆鳥邵老疙疸廢物蟲」一行大字，下面的話，便是說粉蠹蝨老爺們，把你這蠢物，誑到空宅內，難爲你如此聽說；老爺們早將賍物運走了，你信麼，你不信我再告訴你，老爺們早將那烏桓王冠國璽，和狗頭金等重寶，早已帶往海上；笨重的唐人書畫古玩珍物，不錯裝駝轎載到京城裡了，但是我們並沒

有怕你搜緝。現在明白告訴你，這些東西，還有些別的共估價值二百七十一萬，一總理藏在這北京九城以內，諒這巴掌大的北京城，也不算難找。你儘可會同你們部下那些笨貨，劃野分區，挨戶排搜，搜着時老爺們自出來投案，你有能耐只管使去。這個拾毛我的窮漢，和這個揀煤核的窮孩，是我花大洋四元僱的，騙你到此，一來教訓你，二來實有別的用意，只怕你呆鳥猜不到。再有這所空房，是我老爺一月前，略施手腕，假託累戶，假託業主，愚弄了原業主的同鄉和看房，此事與看房人毫無干係，你小子不可拖埋好人。說給你愛信不信，你可以細想，我特特費如許心思，誰你到此，所爲何來？……：……：……這粉牆上用紅粉筆寫了一大片字，下面照例繪着粉牘樓圖案。

探長邵劍平看了，目瞠口歎，氣惱塞胸。他仍不死心，率衆滿院搜尋；搜到一座大廳，一夥人進去尋看，却在廳中一角，發現暗戶，戶上畫着死人頭。劍平率幹探破門而入，不意此處竟是地道，一陣亂踐亂踏，踩着機關，砰然一響，閘板下闔，把邵劍平三十餘人，全都陷在裏面，欲出無路，只得冒險進探，曲折盤轉，約爬走四五百步，忽逢

絕路，却有礮階，迎面阻着一小鐵門，幸虧人多，拚命打破，鑽出來一看，竟在人家臥室內。床上睡着夫妻倆，還有一個小孩子忽聽堂屋地板亂響，早嚇得亂喊，跑出去叫來巡警。巡警還以爲是青衫賊，各將火器對着地穴，不想攆出來土頭土臉的人，竟是自己一路人。邵劍平定省一回，細辨此處，原來與同宅空巷，想是那個漢軍大臣的原產業，特設秘隧，以防不測的。

此時天已大亮，驚動附近居民，紛紛圍觀，邵劍平氣恨異常，率衆押解看房人和窮漢窮孩，回去交官審訊；一面仍加緊搜緝，就在第四天，劍平早晨看報，忽發見一段新聞，是上海拍來的電訊，言說內蒙發現大批古物，爲西人盜買運滬，事爲考古團所知，據謂係彼等所發掘，不幸中途被盜。刻已提起交涉，要求交回，並追究轉盜人犯；惟同時學界中人，以保存古物，要求截留，頗掀起重大糾紛，最後稱此項古玩，皆珍貴之品，內中尤以烏桓王冠及狗頭金，爲最難得之懷寶云云。

邵劍平讀罷，越發猜疑恚怒，左思右想，竟測不透粉燭體的舉動，和這古物的內幕

，遂即打電報到上海探詞。次日接到回電，據稱果有此事。劍平忙即登程赴滬，不想剛剛到了上海，便已得到秘報，上海宣傳一時的烏桓王冠和狗頭金，原來是假的。劍平一聽，不由拍案道：「又上了當了。」還未及細訪內幕，當日竟接到一封短信，拆開一看，信箋上畫着粉燭髻，文中說：「呆鳥你走了，我老爺也走了，你前脚往上海走，我們後運腳貨出京。呆鳥，你知道麼？」下面署款是粉燭髻領袖胡魯。

（全書終）

粉
帖
錄

三
四

